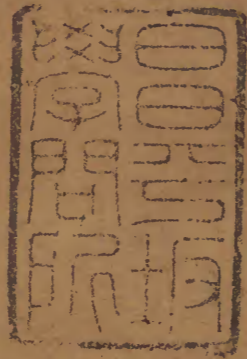


元史類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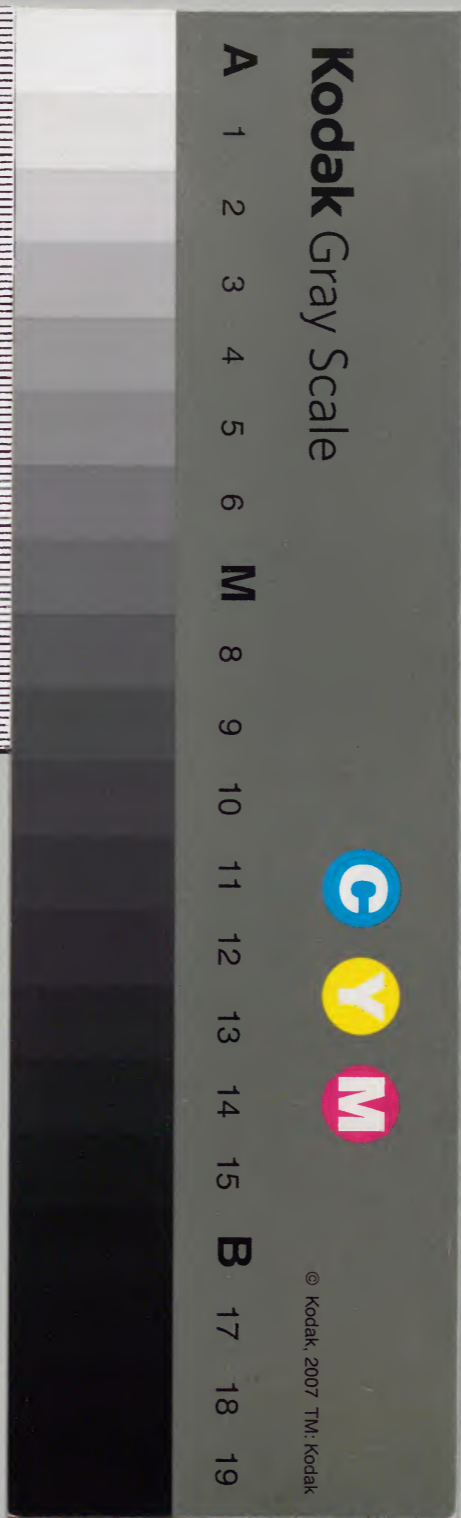


		九一	漢
	四〇	〇	書
二〇	三八	四	門
冊	架	函	類

庫文閣內			
函	五	漢	
四	二〇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94	
冊數	20	(9)	
函號	286	84	

十九



元史類編卷之十八

淺草文庫

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南沙席世臣鄧容氏校刊

功臣二 歸降

耶律留哥 子薛 曷思麥里 郭寶玉 子德海 石天應 從子

嚴實 子忠 劉黑馬 子元 劉整 汪世顯 子德臣 楊大淵 兄子

李忽蘭吉 管如德 補遺 呂文煥 從子師夔 夏貴 附陳

耶律留哥契丹人仕金為北邊千戶太祖起朔方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下令遼民一戶以二女真戶夾居防之留哥不自安歲壬申遁至隆安韓州糾壯士掠其地州發卒追捕留哥擊走之因與耶的合勢募兵數月眾至十餘萬推留哥為都元帥耶的副之營帳百里威震遼東太祖命按陳那顏行軍至遇之問所從來曰我契丹軍也欲往附大國道阻馬疲故逼遛於此按陳曰我奉命討

女真適與爾會庸非天意然爾効順何以爲信留哥乃率所部會于金山刑牲折箭以盟按陳還具以實奏金遣胡沙帥軍號百萬來攻聲言有得留哥骨者受上賞仍世襲千戶留哥亟馳表聞帝命按陳引千騎往會與金兵對陳于廸吉腦兒大破胡沙軍以所獲輜重來獻帝召按陳還而以可特哥留屯其地衆推留哥爲遼王立妻姚里氏爲妃以其屬耶厮伯爲郡王耶的爲丞相統古與爲元師改元元統時太祖八年癸酉春也甲戌金遣使誘使降不從金主怒復遣宣慰萬奴領軍四十餘萬攻之戰于歸仁北河上金兵潰萬奴收散卒奔東京於是留哥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號中京乙亥破東京可特哥娶萬奴之妻李僊娥留哥心不直微有隙旣而耶厮伯等勸留哥稱帝辭曰往者吾與按陳盟願附大國倘食其言而自爲東帝是違天也違天必有大咎衆請益力不

獲已稱疾不出潛與其子薛闍奉金幣九十車入覲帝曰先納欵者先引見太傅阿海奏曰劉伯林納欵最先帝曰伯林雖先然迫於重圍而來未若留哥仗義效順也旣見出所獻金幣帝大悅先白之於天七日而後納諸庫命仍遼王爵問戶籍幾何對曰六十餘萬帝曰可發三千人爲質朕遣蒙古三百人往調汝遣人偕往留哥遣大夫乞奴與俱且命詰可特哥曰爾妻萬奴之妻悖法尤甚其拘繫以來可特哥懼與耶厮伯等詭言留哥已歿遂以其衆叛殺所遣蒙古三百人惟三人逃歸告變帝謂留哥曰爾無以失衆爲憂朕倍此數封汝無吝也丙子乞奴金山統古與等推耶厮伯僭帝號于澄州國號遼改元天威以留哥兄獨刺爲平章置百官方閱月耶厮伯爲其下所殺衆推乞奴監國留哥引蒙古軍忽至得兄獨刺并妻姚里氏戶二千渡遼河招撫懿州廣寧徙居臨

潢府乞奴走高麗金山殺之自稱國王改元天德統古與復殺金山而自立喊舍又殺之亦自立戊寅留哥引蒙古契丹軍及東夏高麗兵圍克之喊舍自經死自乙亥歲留哥北觀遼東反覆耶厮伯僭號七十餘日金山二年統古與喊舍亦二年至己卯春復定庚辰留哥卒妻姚里氏入奏會帝征西域皇太弟承制以氏權領其眾者七年丙戌帝還氏攜其次子善哥季子永安及從子塔塔兒孫收國奴見帝于河西阿里湫城帝曰健鷹飛不到之地爾婦人能來邪慰勞甚至氏奏曰留哥既沒官民乏主長子薛閣扈從有年願使歸襲爵帝曰薛閣從朕征西域時回鶻圍太子于合迷城引千軍救出之身中槩又于蒲華尋思干城與回鶻格戰傷流矢以是積力賜名拔都魯不可遣當令善哥襲父爵氏拜且泣曰薛閣者前妻所出嫡子也宜立善哥者婢子所出若立之是私已

而蔑天倫竊以為不可帝嘆其賢許以薛閣襲而留善哥塔塔兒收國奴于朝惟遣永安從氏東歸帝召薛閣謂曰昔女真猖獗爾父起兵自遼東會朕師又能割愛以爾事朕其情貞懇可尚朕以兄弟視爾父則爾猶吾子爾父亡矣爾其與吾弟孛魯古台並轄軍馬為第三千戶薛閣受命己丑從太宗南征庚寅與撒兒台東征皆有功命移鎮廣寧府自是連征高麗東夏萬奴國復戶六千有奇戊戌卒善哥賜名蒙古解從親王口温不花破天城堡鳳翔府以功襲名拔都魯後引兵渡河會大軍平金及伐宋拔光州棗陽軍亦多著戰功云

冊曰不階尺上幾復舊邦乃違眾望擇主歸降覬覦竊據迭相覆亡姚里立嫡大義是將彤管所紀有何頡頏

曷思麥里西域谷則斡兒朶人初為西遼濶兒可汗近侍太祖西

征率可散等城部長迎降大將哲伯以聞帝命爲先鋒攻乃蠻克之斬其主曲出律令持首往徇其地諸城望風皆下又從征你沙不兒城諭降之帝親征至薛迷思干與其主札刺丁戰于月亦心揭赤之地敗之追襲至阿刺黑城戰于禿馬温山又敗之追至慙顏城西寨又敗之札刺丁逃入海曷思麥里收其珍寶而還取玉兒谷德痕兩城旣而慙顏城亦下帝遣使趣哲伯疾馳討欽察命曷思麥里招諭曲兒忒失兒灣沙等城悉來附至谷兒只部及阿速部以兵拒敵皆戰敗始降又招下黑林城進克斡羅思於鐵兒山獲其國主密只思臘獻諸木赤太子誅之尋征康里至孛子八里城與其主霍脫思可汗戰敗其軍進至欽察亦平之軍還哲伯卒會帝親征河西曷思麥里持所獲珍寶及七寶繳迎見于阿刺思不刺思之地帝顧羣臣曰哲伯常稱曷思麥里之功其形貌雖

小而聲名實大就以所進金寶命隨其力所勝悉賜之俾常居左右至也吉里海牙又討平失的兒威從太祖征汴至懷孟合領與魯事帝由白坡渡黃河會皇子拖雷兵攻金將完顏合達敗之回駐金蓮川授懷孟二州達魯花赤帝以其從軍西域宣力居多特命歸西域大帥察罕行省帖木迭兒奏留之帝允其請進懷孟河南二十八處都達魯花赤卒于官

郭寶玉字玉臣華州鄭縣人唐中書令子儀之裔也通天文兵法金末封汾陽郡公引軍屯定州歲庚午童謠曰搖搖咿咿至河南拜闕氏旣而太白經天寶玉嘆曰北軍南汴梁卽降天改姓矣金築烏沙堡屯兵三十萬會木華黎軍至敗之寶玉舉衆降木華黎引見太祖問取中原計對曰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諸番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圖金必得志焉帝從其言又條新令五章凡

出軍不得妄殺雜死罪囚量情答決軍戶蒙古色目人每丁起一軍漢人田四頃人三丁者僉一軍年十五以上成丁六十破老站戶與軍戶同民匠限地一頃禁止僧道剃度皆見頒行帝將西伐患番城多依山險難攻寶玉曰使其城在天上則不可取否則何難之有帝益壯其言授抄馬都鎮撫從帝討契丹遺族歷古徐鬼國訛孛朶等城破其兵三十餘萬胸中流矢帝命剖牛腹置其中少頃乃蘇尋復戰收別失八里別失蘭等城次忽章河西人列兩陣迎拒戰方酣寶玉望其衆疾呼曰西陣潰矣其兵果走追殺幾盡進兵下尋思干城次暗木河敵築十餘壘陳船河中俄風濤暴起寶玉令發火箭射其船乘勝破護岸兵遂平諸壘收馬里四城既而可弗義國唯算端罕破乃滿國引兵據尋思干聞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關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帝駐大雪山前

時谷中雪深二丈寶玉請封山川神乃封崑崙山爲元極王大鹽池爲惠濟王復從哲伯速不台二大將收契丹渤海諸國有功累遷斷事官卒于賀蘭山子德海字大洋資貌奇偉知父北降遁入太行山大軍至始出授爲抄馬彈壓從先鋒哲伯西征渡乞則里八海攻鐵山踰雪嶺西北萬里進軍平答里國還至崢山吐番帥尼倫回紇帥阿必丁反復破斬之從大軍入關中破南山八十寨由漢中轉戰至鈞州與大軍會于三峯山以功遷右監軍已破金師于黃龍岡取申唐二州後討河南叛兵礮傷足輿疾歸卒初太宗詔天下置學廩育人材立科目選之入仕皆從德海請也孫侃字仲和德海之子弱冠爲百戶鷲勇有謀畧從攻汴以功擢千戶歲壬子送兵仗至和林命從宗王旭烈兀西征初至木乃兮國其國塹道置毒水中侃破其兵五萬下一百二十八城斬其

主兀朱算漢檀譯言主也進至乞都卜其城在禱寒山上懸梯上下築城圍之莫能克侃令架大礮擊其城守將卜者納失兒開門降宗王復遣侃往說兀魯兀乃算灘來降其父阿力走據東城侃攻殺之西行至兀里兒城伏兵城下令曰聞鉦聲則起敵果至伏發盡殲之海牙算灘降又西至阿刺汀破其游兵三萬禡梭答兒算灘降至乞石迷部忽里算灘降西戎大國也地方八千里傳位四十二世勝兵數十萬侃至破其兵七萬屠西城又破其東城城中殿宇皆搆以沉檀木舉火焚之香聞百里得七十二絃琵琶五尺珊瑚燈檠兩城間有大河侃預造浮梁以防其逸城破合理法算灘登舟欲遁有浮梁扼之乃自縛詣軍前降拔三百餘城又西行三千里至大房其將住石致書請降左右信之不設備侃曰欺敵者亡軍機多詐若中彼計恥莫大焉乃嚴備以待住石果來邀戰大

破之巴兒算灘降下其城一百八十五又西行四十里至密昔兒會日暮已休侃復驅兵起留數病卒守營砦而大軍西行十餘里乃頓舍下令營中銜枚轉箭更漏寂然是夜敵果潛兵來襲殺數病卒可乃算灘大驚曰東天將軍神人也遂降又西渡海收富浪侃喻以禍福兀都算灘即出降師還西南至石羅子敵嚴陣以待侃單騎直前掠陣一鼓敗之換斯干阿答畢算灘降至賓鐵侃以奇兵奄擊大敗之加葉算灘降至兀林擊敗其游兵四萬阿別丁算灘懼乞降得城一百二十四又南至乞里灣忽都馬丁算灘降西域平侃經營西域前後凡七年誅名王一降其國十餘得城以千計捷至釣魚山會憲宗崩乃還世祖即位侃上疏陳平宋之策大畧謂宋據東南以吳越為家其要地則荆襄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既克襄陽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置之弗顧直趨臨安

元史類編

卷十八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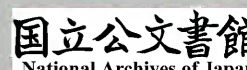
掃葉山房

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下後皆如其策又言宋人羈留信使宜與師問罪淮北可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置牛三百六十具計一屯所出足供軍旅一日之用帝是其言擢萬戶江南平遷知寧海州居一年卒侃行軍有紀律野饜露宿雖風雨不八民舍所至興學課農吏民畏服

冊曰西域萬里張騫鑿空定遠仗節威輝雪葱郭侃何人乃繼厥踪地遐名詭累譯難通山經未詳王會莫窮

石天應字瑞之興中永德人性豪俠鄉里多歸附木華黎南下天應率眾迎謁軍門授興中府尹兵馬都提控俾從南征造戰攻具臨機應變捷出如神旌旗色用黑人目之曰黑軍前後二百餘戰皆身先士卒累功遷右副元帥從木華黎征陝右假道西夏自東勝州濟河南拔葭州因進說曰西戎雖降實未可信此州當金夏

之衝居人健勇倉庫豐實加以長河為限脫為敵所梗緩急非便宜命將固守造舟楫以備不虞木華黎然其言表授天應為行臺兵馬都元帥留守葭蘆造舟建浮橋諸將多言水波惡恐勞費無益天應下令謂有阻我事者斷其舌橋成諸將乃服于是分兵四出悉定葭綏地一日謁木華黎于汾水陳進取之策比還鎮召將佐謂曰吾累汝等留屯於此今聞河東西皆平川廣野可駐軍規取關陝諸君以為何如或諫曰河中雖用武地南有潼關西有京兆皆金軍所屯且民新附其心未一守之恐貽後悔天應曰葭州正通廊延今廊已平延不孤立若檄令夏人取之猶掌中物耳且國家之急本在河南此州路險地僻轉餉甚艱河中雖迫於二鎮實用武立功地北接汾晉西連同華地方五千里戶數十萬若起漕運以通餽餉則關內可尅期定關內既定長河以南在吾目中



矣吾年垂六十耄將至一旦臥病床第聞後生輩立功名歿且不
 瞑遂移軍河中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西行臺都元帥事既而金
 軍果潛入中條山襲河中天應知之先遣驍將吳澤伏兵要路戒
 曰俟賊過半急擊我出其前爾攻其後可克也澤勇而嗜酒是夕
 方醉臥林中金兵間道直抵城下時守具未完新附者爭縋去
 敵乘隙入天應見火舉知敵已至奮身角戰從者僅四十餘騎嘆
 曰吳澤誤我或勸西渡河天應曰先時人諫我南遷吾違眾而來
 此事急棄去不武縱太師不我罪何面目見同列乎飲血力戰至
 日午歿之綱目云金元帥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天應焚浮橋而退而張匡衍撰木華
 黎行錄則云天應聞中條山賊侯七侯八欲夜襲其城即遣部將吳權甫領兵出
 潛道左權甫醉失期故城陷天應遇害名臣事畧云羣盜陷河中府殺天應未幾燒居民府舍遁
 以天應子幹可代領其眾及攻按扎兒傳亦云天應守河中為賊侯七所襲城陷而歿與本傳稍異

初天應歿事時弟天禹有子佐中在軍中伺敵少懈倒抽其斧反
 斫之突城而出趨木華黎行營乞得蒙古軍數千還與敵戰敗之

木華黎嘉其勇奏授興中府千戶子安琬襲職從征大理討李璫
 皆有功江西分寧叛安琬往討之賊背山而陣安琬引兵出陣後
 賊驚潰揮兵直抵壘門賊呼曰願成陣而戰歿不憾安琬稍引却
 賊果出陣遽單騎突入大聲曰吾止誅賊首庸卒非吾敵也手刃
 中賊背生擒之累授大同等處萬戶領江左新附卒萬人屯田紅
 城有李萬戶者當戍和寧親老且病安琬請代其行及還以病卒
 時成宗大德三年也

嚴實字武叔泰安長清人畧知書志氣豪放喜結交施與落魄里
 社間屢以事繫獄俠少輩為出死力得亡去癸酉秋太祖率兵自
 紫金口入分畧山東河北歸金東平行臺籍民為兵授實百戶使
 權長清令或譖實陰與宋結實懼挈家壁于青崖峒以魏博開相
 等郡歸宋宋授實為濟南治中太行之東並聽節制實知宋不足

恃庚辰七月復挈所部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濟等三府六州口三十萬來歸木華黎承制以實行尚書省事

綱目云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降宋實攻信殺之復取青

嶺攻下曹濮單三州進取東平金將和立剛遁實入據其城宋將

彭義斌帥師克山東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城中食且盡實乃陽與

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實義斌下真定

與蒙古將孛里海軍相望實即馳赴與之合史天澤復以銳卒畧

其後義斌被擒不屈死之不浹旬京東州縣復為實有即權山東

西路行省事庚寅朝太宗于牛心之幄殿賜坐宴享終日數顧謂

侍臣曰嚴實真福人也甲午朝和林授東平路行軍萬戶詔母事

征伐

名臣事畧云時實以百城長東諸侯者十五年上雅知實不便鞍馬憫其勞故優卹如此

初木華黎之弟帶孫攻下彰德

怒反覆欲屠其城實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為所脅從果

何罪邪及破濮州實言百姓未嘗拒敵與其多戮無辜不若留之

以供芻秣由是得免者數萬人兵由武關出襄鄧河南被俘者多

實載金繒往贖且約束諸將毋殺掠又多作糜粥以食流民全活

頗眾儒士遭兵亂多失業無依實辟其賢者置之募府修學校招

生徒一時名士多以實為歸實為合散亡業單貧舉喪葬助婚嫁

人尤德之部曲有逃回益都者益都破獲歸皆自分必殺實置不

問王義深者義斌別將也實族屬在東平向為所害河南破實獲

義深妻子厚周卹之送還鄉里終不以舊怨為嫌太宗十二年卒

遠近悲悼野哭巷祭者旬月不已

元好問神道碑云實病風痺久有勸迎良醫者笑曰人豈不死得無疾痛以歿足矣

統二年追封魯國公諡武惠子忠濟襲萬戶初統千戶十有七

會括新軍山東益兵二萬餘弟忠嗣忠範皆為東平路管軍萬戶

而仍統於忠濟大臣有言其威名太盛者中統初召還命忠範往

代至元九年忠範僉省成都戰失利逮至京師以赦免後持國書

元史紀事本末

使宋行至獨松關為宋所殺方忠濟治東平日舉息錢代民納逋賦歲久積多至四十三萬七千餘錠及去債家爭持券責償帝聞之命發內帑以代又借用課程錢本銀萬五千兩並詔勿徵東平廟學故庫陋改十爽塏地于城東教養諸生後多顯貴者至元間授江浙左丞以老乞歸召其子瑜入侍卒諡莊孝 忠嗣少從張澄李楨學畧知前史大義初授東平人匠總管尋改管軍萬戶從忠濟畧地揚州又從南征與忠濟渡淮分兵出桂車嶺達蘄州及渡江抵鄂分部攻城九十餘日戰甚力中統三年宋兵攻蘄州徐州總管李果哥降于宋忠嗣從大帥按脫攻蘄縣復徐州執果哥殺之未幾朝廷懲青齊之亂居大藩者子弟不得典兵遂罷官家居十年卒

劉黑馬濟南人父伯林金末為威寧防城千戶太祖圍威寧伯林

縋城降累從大軍攻伐凡部曲所俘獲悉縱去在威寧十餘年務農積穀與民休息嘗曰吾聞活千人者後必封吾之所活何啻萬餘人子孫必有興者黑馬名疑字孟方始生時家有白馬產黑駒故以為小字後遂以小字行年弱冠隨父征伐大小數百戰畧無懼色已襲父職為萬戶兼都元帥從征西夏唐兀及東平大名皆有功太宗即位始立三萬戶以黑馬為首從征回鶻河西諸國皇弟拖雷入自大散關假道于宋以伐金命黑馬先由興元金房東下至三峯山遇金將完顏合達與戰敗之乘勝攻破香山寨及鈞州會增立七萬戶仍以黑馬為首張柔史天澤嚴實等次之

地萬戶四人如嚴實在鄆州則有山東之兵史天澤在真定則有河東河北之兵張柔在滿城則有燕南之兵劉黑馬在天城則有燕薊之兵他雖有領眾者不若四人兵數之多

從破蔡州滅金及征西川累功授都總管萬戶統西京河東陝西諸軍尋命巡撫天下察民利病從憲宗至六盤山商州與宋接境數被

侵掠命黑馬鎮之宋人斂兵不敢犯請立成都以圖全蜀帝從之始立成都路就令管領新舊軍民大小諸務世祖中統初廉希憲宣撫川陝時密里火者握重兵居成都希憲慮其與渾都海結黨爲變以黑馬有膽智使乘驛矯詔竟誅之其子訴于朝帝曰此朕命也勿復言宋主帥俞興率兵圍瀘州時黑馬已屬疾猶親督轉輸不輟左右諫其少休慨然曰國事方急以此死無憾卒封秦國公諡忠宣子元振字仲舉隨父入蜀立成都攝萬戶時年方二十旣蒞事號令嚴明麾下宿將皆敬憚之世祖卽位命爲成都經畧使宋瀘州守將劉整密送款黑馬遣元振往受其降諸將皆言整無故而降情偽不可信元振曰宋權臣當國賞罰無章有功者往往以計除之是以將士離心且整本非南人而居瀘南重地事勢與李全何異此舉無可疑者遂行比至瀘整開門出迎元振棄

衆先下馬與整相見明日請入城元振釋戎服從數騎與之聯轡入飲燕至醉整心服獻金六千兩男女五百人元振以金分賜將士而歸還其男女宋蜀帥俞興圍瀘州以討整晝夜急攻五閱月城幾陷左右曰整本非吾人與俱死無益元振曰人以誠歸我旣受其降豈可以急而棄之且瀘之得失關國家利害吾有死而已食將盡殺所乘馬犒將士募善泅者賫蠟書至成都求援又權造金銀牌分賞有功旣而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大敗興兵捷聞且自陳擅造金銀牌罪帝嘉其功授成都軍民經畧使時議罷勲舊子弟之典兵者遂降爲成都副萬戶後兼潼川路副招討使元禮黑馬第五子也嘗從父在軍中授京兆路奧魯萬戶遷潼川路漢軍都元帥宋制置夏貴率軍五萬向潼川元禮所領纔數千諸將登城望貴軍有懼色元禮曰料敵制勝在智不在力大戰

蓬溪終日勝負未決激厲將士曰此去城百里為敵所乘則城不可得入潼川非國家有矣大丈夫當以死戰取功名時不可失也即持長刀大呼突入陣所向披靡將士無不一當百大敗貴兵召入朝賜錦衣名馬命復還潼川立蓬溪寨元禮奏嘉定去成都三百六十里其間舊有眉州城可修復之屯兵以扼嘉定往來之路世祖從之興役七日而畢宋人駭其速遂守眉州尋乞解官養母仕至延安路總管

劉整字武仲先世京兆樊川人徙鄧州穰城沉毅有智謀熟知山川險要避金亂入宋隸荆湖制置使孟珙麾下珙攻金信陽整為前鋒夜從驍勇十二人渡塹登城襲擒其守還報珙大驚曰唐李存孝率十八騎拔洛陽今整所將更寡乃書其旌曰賽存孝累遷潼川十五軍州安撫副使整以北人鎮西邊有功南方諸將皆出

其下呂文德忌之會俞興與整有隙使之帥蜀以圖整興以軍事

召整不行遂摺據其罪

宋史新編云會買似道託會計邊費以陷諸閫帥整遂為興所按

整遣使訴臨安不

得達益懼不自保乃謀納款中統二年夏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

萬人附

綱鑑大全云整命參謀官許彪孫草表不從合門仰藥歿

世祖嘉其來授夔府行省兼安撫使

俞興攻瀘州整出寶器分士卒激使戰戰數十合興敗去復遣使

請益屯兵厚儲積為圖宋計明年入朝授行省于成都潼川兩路

仍兼都元帥同列嫉其功謀陷之整懼請分帥潼川宣課茶鹽以

餉軍至元四年入朝奏言宋主弱臣悖立國一隅今天啟渾一之

機臣願効犬馬勞先攻襄陽徹其扞蔽廷議多難之整曰自古帝

王非四海一家不得為正統聖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問

而自棄正統邪且襄陽吾故物由棄而弗戍使宋得竊築為強藩

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不平也世祖曰朕意決矣命陝西五路

四川行省各造戰艦五百艘付整俾與阿朮經畧襄陽遂成鹿門堡及白河口率兵五萬抄掠沿江諸郡七年三月築實心臺于漢水中上置弩礮下為石圍五以扼敵船且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更造戰船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習之得練卒七萬復築外圍以遏敵援宋襄陽帥呂文煥登城觀敵整躍馬前曰君既昧天命又不自奮厲徒多害生靈何為請與君決勝負文煥不答伏弩中整以甲堅不得入九年破樊城外郭諜知文煥將遣張貴出求援遂分部戰艦縛草如牛狀臨漢水綿亘參錯衆莫測所用九月貴果夜乘輪船順流下走覘知之傍岸焚草牛如畫整與阿朮麾戰艦先據龍尾洲轉戰五十里擒貴于櫃門關殲其衆

綱目云整獻取蜀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驤虎頭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合刺帥兵城之以宋有備卒不

宋封整為燕郡王遣永寧僧賈告身及金印牙符送整所永寧

令得之聞于朝勅張易姚樞雜問適整至自軍言宋怒臣用兵襄陽故設此為殺臣計臣實不知帝令整復書謂宋若果以生靈為念當重遣信使請命朝廷顧為此小數何益時襄陽拒守已五年整計襄樊唇齒也宜先攻樊城宋以柵蔽城斬木列置江中貫以鐵索整募善泅者斷木沉索督戰艦趨城下以回鶻礮擊之而焚其柵明年正月遂破樊城既而移攻具向襄陽整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主帥不可乃遣宋俘唐永堅入諭文煥以城降整入朝奏曰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遣水軍乘勝長驅大江必非宋有遂改整行淮西樞密院事守正陽夾淮而城南逼江斷其東西衝宋夏貴悉水軍來攻破之大人洲時阿里海牙鎮淮西帝知其不相能命分軍為二各統之御史言江淮未附將帥需人今首用阿里海牙子忽失海牙劉整子垓素不知兵且闕人望帝並命罷去

元史類編

卷十八

十一

掃葉山房

十二年正月詔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特綴東兵使無西爾渡江非所聞也整帥騎兵攻無為軍久不克及聞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首帥束我顧使我功後於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一夕憤死于無為城下諡武敏

冊曰天啟混一臣効犬馬襄陽徹藩鄂渚旋下銳欲渡江宋何汝負南之叛臣北之功首

汪世顯字仲明鞏昌鹽川人系出旺古族名臣事畧作汪骨仕金官鞏昌便

宜總帥金亡郡縣皆降世顯獨堅守皇子濶端駐兵鞏城始率眾迎謁皇子曰吾征討四方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故對曰臣不敢背主失節耳又問金亡已三載汝不降果誰為邪對曰大軍迭至莫知適從惟殿下神武不殺竊意必能保全千萬人之命是以降

皇子大悅賜章服俾署舊職帥所部從征斷嘉陵躡大安田楊諸蠻結陣迎敵宋將亦潛兵為犄角世顯單騎突入所向披靡黎明大軍四合殺其主將克武信進逼資普軍葭萌宋兵依山為柵世顯以數騎往奪之乘勝定資州畧嘉定進次開州時方泥潦由間道攀援以達宋軍屯萬州南岸世顯即水北造船為疑兵夜從上游鼓革舟徑渡襲其營宋師大擾追奔至夔峽過巫山與宋援將遇斬獲無算師還攻重慶會大暑乃引歸太宗易其名曰中山且歷數其功世顯謝曰此皆聖明福德所致臣何預焉進軍薄成都斬宋制置陳隆之復拔漢州屠其城累功真拜便宜都總帥統秦鞏等二十四州事未幾卒中統三年追封隴西郡公諡武義英

宗即位加封隴右王

楊煥神道碑云金貞祐二年世顯堵戰功起家為千夫長正大四年領隴州防禦使六年升鞏昌府治中轉同知兼參議帥府機務九年拜便宜總帥明年金亡郡縣風靡世顯獨堅守者三年謂其眾曰宗祀已矣吾何愛一死念千萬人之命懸于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亦其分也餘者奚罪乃率僚佐迎謁蓋乙未冬十月四

日也虞集勳德碑錄云鞏昌汪氏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爲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三歲矣汪氏猶爲金發喪登陴哭三日因王子濶端以自歸太宗察其誠仍命鎮故地世顯有子七人孫十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九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既世其職餘多任大官

田哥字舜輔年十四侍太子游獵矢無虛發及襲父爵爲總帥從

入蜀將前軍出忠涪所向克捷進攻運山馬中飛石灰步戰拔其

外郭宋制置余玠攻漢中德臣馳赴之玠尋解去憲宗召入覲命

城沔州沔據嘉陵要衝德臣繕治室廬部署官屬數日而集又命

城利州益昌進薄嘉定四川大震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九十四遺統制甘澗城紫金山紫金山者蜀之要地也

德臣選精卒啣枚夜進大破之潤走德臣遂據其城世祖以皇弟有事西南德臣入見乞免益昌徭

賦及漕糧屯田爲永久計並從之即命置行部于鞏立漕司于沔

通販鬻給餽餉奏以兄忠臣攝府事使已得專事益昌會旱嘉陵

漕舟水澁議者欲棄去德臣曰國家以蜀地界我奈何棄之盡殺

所乘馬饗士襲嘉川得糧二千餘石轉掠雲頂得糧五千石既而

魚關金牛水陸運偕至屯田麥亦登食用遂給諭降苦竹砦守將

南清山寨相繼輸款自魚關至沔水迂回爲渡百有八至是悉建

橋梁帝親征幸益昌駐北山謂曰來者言汝立利州之功今見汝

身小而膽畧甚大敵曾薄汝城否對曰賴陛下威德未嘗一來帝

曰彼憚卿威名耳嘉陵白水交會勢洶急帝問船幾何可濟對曰

大軍百萬詎敢淹延即繫舟爲梁一夕而成軍過如履平地南清

既北覲其下殺清妻子據苦竹以叛至是攻之巖壁峭絕或請建

天橋帝以問德臣對曰臣知先登陷陣而已建橋非所知乃率將

士魚貫進帝望見歎曰人言田哥膽勇豈虛譽邪嘗有疾帝飲以

葡萄酒解玉帶賜之曰飲我酒服我帶疾其有瘳乎德臣泣謝帝

東下德臣爲先鋒抵大獲山奪水門宋將楊大淵率衆降奏免其

死已而運山青居大梁皆降進攻釣魚山合州知州王堅負險不

下德臣夜登外城遲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語未畢幾為飛石所中復感疾帝遣使問勞俾還益昌奏曰陛下尊為天子猶冒寒暑服勞於外臣待罪行伍死其分也卒年三十六封爵如其父諡忠烈 良臣世顯第三子年十六七即從兄習行陣每戰輒當前鋒以功擢裨帥領所部兵屯田白水憲宗軍至六盤良臣還鞏昌治供億民不知擾詔權便宜總帥府事良臣奏願與兄同立功四川帝曰行軍餽餉所繫非輕汝任其責成功不小既奉命治橋梁平道路舟車水陸無壅匱賜黃金弓矢旌其能世祖即位阿藍答兒渾都海逆命劫六盤府庫西陲騷動時諸王合丹等分道進擊良臣率秦鞏兵至耀碑谷慷慨誓衆曰今日之事繫國安危勝則富貴可保敗則身家俱喪縱死行間猶不失忠孝名衆踴躍競奮會大風揚沙晝晦良臣突陣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王師直擣其前

賊大潰諸王上其功授征南都元帥良臣以釣魚山險絕不可攻請就近築城曰武勝軍以扼其往來久之遷四川行樞密院事進攻嘉定宋將魯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大搜山谷盡殲之進薄城萬壽乞降良臣奏免其死統兵順流下紫雲瀘敘相繼欵附後再圍重慶宋安撫張珏悉衆來拒良臣身中四矢督戰益急部將趙安開門降四川悉平入見陳治蜀十五事世祖嘉納卒封梁國公諡忠惠 孫惟正字公理幼穎悟藏書二萬卷尤喜談兵時出游獵則勒從騎為攻守狀父德臣卒于軍世祖嗣立俾襲父爵屯兵青居山初憲宗遣渾都海以騎兵二萬守六盤又遣乞台不花守青居至是渾都海叛乞台不花將起兵為應惟正承宣撫廉希憲指遣甲士縛斬之中統初部長火都叛民大擾惟正謂將吏曰火都今若獠犬方肆狂齧苟一戰不利則城邑為墟當勝以不

戰乃發兵踵之賊欲戰不得休則撓之若是者兩閱月度糧盡勢
 蹙曰可矣與戰屢捷火都遣人約降陽許之而潛兵躡其後出不
 意擒殺火都至元初襲破開州宋將龐彥海投崖死宋人僑治合
 州于釣魚山詔立武勝軍拒之惟正臨嘉陵江作柵扼其水道夜
 懸燈柵間編竹爲籠中置火炬順地勢轉走照百步以防不虞宋
 知有備不敢犯十四年冬皇子安西王北伐藩王土魯叛于六盤
 惟正進討次平涼鞏兵銳者八千人與俱至六盤土魯先據西
 山惟正分安西兵爲左右翼鞏兵獨居中去里許皆下馬手弓土
 魯遣騎突陣惟正令引滿毋發將及矢下如雨突騎盡馳還土魯
 軍遂走逐之三踰山至蕭河土魯就擒安西王稱其功明日大燕
 賞以金尊王妃賜其母珠絡帽衣且曰吾皇家兒婦爲汝母製衣
 汝母真福人也詔遷秦蜀行省左丞

通考云惟正言近制和雇和買不及軍家今一例與民同詔自今軍勿輸八觀

上都還至華州卒諡貞肅

楊大淵天水人初仕宋爲安撫使總兵守閬州憲宗旣取隆雅二
 州兵至閬州大獲山遣降人王仲八招之爲大淵所殺憲宗怒督
 諸軍力攻大淵懼以城降憲宗命誅之汪德臣力請得免旣逃歸
 憲宗益怒將屠其城德臣謂李忽蘭吉曰大淵之去事頗難測宜
 急追之忽蘭吉單騎至城下大呼曰皇帝遣我來撫汝軍民一卒
 引之入卽下馬執大淵手謂曰上方宣諭賞賜不待而來何也大
 淵曰誠不知國朝禮法且久出恐城寨有變是以亟歸非敢有異
 謀卽與偕來一軍皆喜及八奏帝問楊安撫反乎忽蘭吉曰無也
 曰何以知之對曰軍馬整肅防內亂也城門不閉無他心也一聞
 臣言卽撫慰軍民從臣以出以是知其不反帝悅命復大淵故官
 以其兵從招降蓬山廣安諸郡進攻釣魚山拜侍郎都行省悉委

以平蜀之寄兄子文仲亦授安撫使世祖卽位諭曰尚厲忠良之節共成康乂之功大淵拜命踴躍進克禮義城掠其饋運獲總管黃文才等以獻先是大淵建言謂取吳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據夔乃遣兄子文安攻宋巴渠收萬安寨復使相夔達要衝城蟠龍山山四面巖阻可進攻退守城未畢宋夔路提刑鄭子發率兵來爭大淵遣文仲往援宋兵解去大淵請于利州大安軍以鹽易軍糧入覲進花羅紅邊絹各百五十段優詔答之拜東川都元帥俾與征南主帥欽察同署事比還復瀕渠江濱築虎嘯城以逼宋大梁城不踰時而就宋賈似道遣楊琳賁空名告身及蠟書金幣誘大淵南歸文安擒之以聞琳伏誅至元初大淵以部將王仲得宋將咎萬壽私書殺之帝以未經鞫問或墮宋人間計豈宜輒施刑戮下詔詰責仍存卹仲家大淵謀知宋總統祖昌由間道運糧入得

漢城欲遷守臣向良及官屬於內地乃自率軍掩襲遇于椒坪連戰三日擒昌良等以歸明日宋都統張思廣引兵來追復大破之遣文安以向良等家人往招得漢城未下而卒追封閬中郡公諡肅翼未幾文仲亦亡 文安字泰叔父大全仕宋守叙州戰歿文安方二歲依叔大淵于閬州年十八從大淵降授監軍出通川與宋將鮮恭大戰擒統制白繼源又出開達戰屢勝擒知軍范燮統制魏興等授開達忠萬梁山等處招討使軍巴渠宋萬安守將盧埴降遂築蟠龍城據夔達要路更築虎嘯城于渠江遷閬州夔東路安撫使軍民元帥文安前後歷破宋兵擒其將累攻下開達洋金蓬施萬諸州及咸淳府所得漢聖耳白帝龍瓜牛頭樂勝鷄冠等數十城盡定蜀境夔州亦降入覲繪圖以獻帝勞曰汝攻城畧地之功何若是多也擢川南道宣慰使遣辯士王介諭降散毛

諸洞蠻擢中書左丞行江西省事踰月卒于官

李忽蘭吉本名庭玉隴西人父節仕金歲乙未自鞏昌石門山從汪世顯舉城降忽蘭吉隸皇子濶端爲質子癸丑世祖在潛邸用汪德臣言命爲管軍千戶都總領佐德臣立利州憲宗南征掌橋道饋餉事楊大淵旣降復逃去忽蘭吉單騎說之出憲宗問曰汝不懼乎對曰臣恐上勞聖慮下苦諸軍又爲一郡生靈命脉所繫故不知懼帝悅賜以酒中統元年渾都海叛據六盤山世祖遣忽蘭吉從汪良臣進討殺渾都海等于陣以功授鞏昌後元帥火都叛遁入西番從宗王追襲擒之首將答刺海言忽蘭吉功高詔賜虎符不受曰臣聞國制將萬軍者佩虎符若汪氏將萬軍已佩之矣臣何可復佩乃命於總帥汪惟正下充鞏昌路元帥所屬官悉聽節制答機叛於西番忽蘭吉以千騎先往執之至元元年入覲

命與良臣還蜀守青居尋賜虎符授夔東路招討使立章廣平山寨置屯田出兵以絕大梁平山兩道十年正月成都失利帝遣人問故忽蘭吉附奏曰初立成都惟建子城軍民止於外城別無城壁宋軍乘虛夾攻掩其不備軍官皆年少不經事之人以此失利西川地曠人稀宜修置城寨以備不虞選任材智廣畜軍儲最爲急務今蒙古漢軍多非正身半以驅奴代宜嚴禁之所謂修築城寨練習軍馬措畫屯田規運糧餉創造舟楫完繕軍器六者缺一不可帝是其言六月將兵赴成都與察不花同權省事已復還守章廣平山寨前後每戰輒勝升川南道宣慰使施黔辰沅之界九溪十八洞蠻獠叛服不常詔四川行省討之於是參政曲里吉思左丞汪惟正一軍出黔中僉省巴八一軍出思播都元帥脫察一軍出澧州忽蘭吉一軍出夔門會合諸將鑿山開道綿亘千里諸

蠻長悉衆來附獨散毛洞覃順走避巖谷力屈始降在蜀二十餘年以老乞歸鞏昌旣而行省列其功請用范殿帥故事商議本省軍事食左丞祿卒諡襄敏

管如德黃州黃陂人父景模爲宋安撫使守蘄州伯顏兵至景模舉衆降授淮西宣撫使以老不任事時如德爲江州都統制遣書招之亦以城降先是如德嘗被俘思其父與同輩七人間道南馳爲邏者所獲械送郡如德伺邏者怠卽破械走間關萬里達父所景模喜曰真吾子也至是入見世祖笑曰是能孝於父者一日授以強弓二如德以左手兼握右手悉引滿之帝曰得無傷汝臂乎後母復然嘗從獵過大溝馬不可越如德卽解衣浮渡帝壯之由是稱爲拔都魯帝問朕何以得天下宋何以亡對曰陛下以福德勝襄樊宋咽喉也咽喉被塞不亡何待帝曰善授湖北招討使總

管本部軍馬阿木以如德爲前鋒攻揚州招降鎮江紹興諸郡初世祖以寶刀賜如德及與宋戰刀刃盡缺宋平入覲如德以刀上呈曰陛下向所賜刀歷斫宋軍缺如是帝嘉其樸遷浙西宣慰使入奏軍事世祖問曰江南之民得無有二心乎對曰往歲旱澇相仍民不聊生或起他念今累歲豐稔民沐聖恩多矣安敢有貳志帝善其言累遷江西左丞初廣東賊鍾明亮率衆二萬來降宣慰使月的迷失請以明亮爲循州知州帝不允明亮復叛命如德統四省兵討之諸將欲直擣其巢如德曰今田野之民疲於轉輸介胃之士病於暴露重困斯民而自爲功吾不爲也遣使諭以禍福明亮復詣贛州降詔縛至大都如德留之不遣明亮再反朝廷責以玩寇如德惶懼卒于軍贈平昌郡公諡武襄

呂文煥安豐人兄文德微時鬻薪于市宋淮帥趙葵見其遺履長

尺有咫異之招致麾下累功授京湖安撫制置使時劉整獻計謂宋人所恃惟文德在鄂州然可利誘乃遣以玉帶求置榷場于樊城文德許之既而言安豐等場貨每爲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居積遂築壘置堡江心起萬人臺立撒星橋以遏宋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始悟爲整所賣疽發背歿文煥仕宋知襄陽府兼京西安撫副使時阿木攻襄陽文煥拒守久之至元六年命史天澤益兵圍襄陽文煥遣使餽以鹽茗十年正月阿里海牙等拔樊城世祖降詔諭文煥曰爾等拒守孤城於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其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旣而阿里海牙身至城下謂曰君以孤軍城守者數年今飛鳥路絕主上深嘉汝忠若降則尊官厚祿可得必不汝負文煥疑未決又折箭與之誓文煥感泣遂納筦鑰與其子

俱來降詔入朝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卽爲帝畫攻鄂策且請身爲前鋒世祖以文煥爲襄漢大都督十一年二月授參知政事行省荆湖命文煥率其麾下臨城以善遇降將意招諭未下州郡十月文煥引兵攻破沙洋城執守將王大用總管王虎臣殺之進逼新城招都統邊居誼不從伏弩中其右臂馬仆幾被獲衆挾以出文煥怒麾兵拔其城居誼赴火歿由是江陵諸州皆下文煥謂權守張晏然等曰汝國所恃者江淮耳今大軍飛渡如履平地不降何待于是晏然與都統程鵬飛皆以州軍降時沿江諸將皆呂氏舊部曲爭望風款附十二年正月引兵至江州從弟文福方爲湖南五郡鎮撫宋主促其將兵入衛文福至饒州殺使者入江州迎降宋謝后遣使諭文煥請息兵修好不聽十月伯顏分兵東下以文煥爲嚮導趨常州宋遣兵部侍郎呂師孟來軍中議和師孟文

德子也陰請文煥贊成和議亦不省十二月平江府官屬迎降于常州文煥先往受其降十三年伯顏兵至阜亭山宋主奉稱臣表伯顏遣文煥入長安閱視城壘且賚黃榜安諭中外軍民并入慰謝后文煥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茲銜北命來抗南師視以犬馬報以仇讎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伯顏拘文天祥于軍中天祥讓伯顏失信文煥從旁解喻天祥并斥其合族爲逆文煥大慙恚十四年以文煥爲中書左丞仍宣慰江東十五年三月詔文煥遣官招宋生熟券軍堪爲軍者月給衣糧不堪者屯種近地江東道按察使阿八赤從文煥求金銀及宅舍子女不與遂奏文煥私匿兵仗帝命行臺大夫相威詰之阿八赤以不直免官二十三年正月文煥以江淮行省右丞請老許之仍任其子爲宣慰使從子師夔文德子也至元十二年在宋提舉江州興

國軍宋沿江制置使陳奕旣降以兵攻蘄州師夔乃與知江州錢真孫遣人如蘄請降伯顏入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宗室女二盛飾以進伯顏怒曰吾奉天子命帥仁義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都元帥宋都斛攻撫州命師夔以金符遺守將密佑誘之降佑不受竟遇害師夔與謝枋得雅友善至是以兵徇江西下安仁時枋得守信州攻之枋得走建陽師夔鏤榜捕之執其妻子下之獄及宋主昱在廣州師夔復同阿里海牙埵出等率兵渡梅嶺攻襲之遂以參知政事留鎮廣州瑞州張公明訴師夔謀不軌埵出恐驚疑成變乃斬公明而後聞詔弗問十五年宋制置使張鎮孫起兵復廣州師夔執之及其妻子械送京師鎮孫自經歿十七年以廣中民不聊生召師夔赴闕詰責壞民之由廷辯無驗仍還省二十二年六月乞假省母始還江州 范文虎文德

壻也宋咸淳中遷殿前副指揮使阿朮攻襄樊宋以文虎統禁軍來援遂蓄異志軍中爲樂庭日與妓妾擊鞠宴飲不進攻比戰又不力兵屢敗所喪舟械甚多及襄樊陷給事陳宜中請誅文虎賈似道庇之止降一官仍知安慶府至元十二年正月伯顏分兵至江州文虎遣人以酒饌迎犒且請伯顏速來伯顏使阿朮以舟師先至安慶文虎以城降伯顏承制遙授兩浙大都督命持詔往諭壽州諸鎮已復同失里伯史樞率襄陽熟券軍招安豐壽州五河等處軍民時呂文煥陳奕旣先降方與文虎領兵攻陷州郡宋謝后詔諭文虎三人使通和議文虎等不報乃籍三人家妻孥多遇害十月命董文炳將左軍由江入海以文虎爲鄉導取道趨澉浦華亭十三年正月伯顏分兵圍安吉文虎致書知州趙良淳誘之降良淳斬其使而自經及兵逼臨安宋駙馬都尉楊鎮奉益廣二

王潛渡江如婺州文虎率勁兵五千追之不及執鎮而還伯顏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命文虎同忙古歹入治事且巡歷城堡宋宗室趙孟彛謀起兵于越事泄被執至臨安文虎怒斬之七月與呂師夔並參知政事十五年二月與夏貴陳巖並進中書左丞詔諭行省東南島嶼諸番國有慕義者可因番舶宣布德意使其來朝文虎遣周福等偕日本僧賁詔往諭其國降海賊賀文達以所得銀三千兩獻之帝卽以銀賜文虎並賜金紋綾及西錦衣諸物文虎薦可爲守令者三十人帝曰今後所薦朕自裁擇皆不聽十七年五月召入朝命招集避罪附宋蒙古回鶻等軍並將兵十萬同右丞相阿剌罕征日本十八年正月文虎再赴闕請給馬二千及回鶻匠帝曰戰船安用此亦不與十八年七月軍至平壺島遇颶風壞舟文虎被溺漂流一晝夜幸附敗板得生遂擇堅艦乘之

棄士卒十餘萬于五龍山下盡為日本所殲逃歸者僅三人初議班師諸將皆曰士卒溺死過半其脫死者皆壯士也曷若乘其無回顧心因糧於敵以進戰文虎不從曰還朝問罪我自當之二十四年諸王乃顏反帝親征命文虎將衛軍五百鎮平灤為策應文虎言豪懿東京諸地人心未安宜立省撫治之詔立遼陽行省二十六年漳州賊陳機察等降行省請斬以警眾文虎曰罪固當斬然降而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闕行省從其言蓋其意獨加厚於降人云

夏貴栗陽人為宋淮西制置使兼知廬州阿木引兵攻陽邏堡貴敗走沿江縱兵大掠歸廬州至元十二年正月會賈似道于蕪湖出一編書示之曰宋歷止三百三十年矣二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屬步軍指揮孫虎臣次池州下流之丁家洲貴以戰艦二千

五百巨江中似道為殿貴既嘗失利於鄂恐似道功成殊無鬪志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眾曰步帥遁矣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眾我寡勢不可支似道錯愕失措遠鳴鉦收軍宋師大潰似道召貴計事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乃復奔廬州阿木乘勝東下于是建康鎮江寧國隆興守臣皆棄城走太平和州無為軍相繼降貴陰縱北軍岳全還致款附意以書抵伯顏曰願毋費國力攻奪邊城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伯顏遣其甥胡應雷持諭與約四月宋徵貴為樞密副使入衛貴不應詔十三年二月兵至臨安貴遂舉淮西州縣降得府二州六縣三十四戶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七口一百二萬一千三百九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為鎮巢軍統制偽降而復叛貴使其從子招之福怒斬其使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開而伏兵

起福被執貴蒞殺其二子大淵大源并殺福十月貴請入覲令其孫貽孫權宣撫事賜銀鈔幣甚厚十五年二月與范文虎並為中書左丞以江南土寇竊發人心未安命貴分道撫治軍民檢覈錢穀察郡縣被災情形舉劾多當上意十七年二月貴請老許之仍官其子孫 陳奕者初諂事賈似道之玉工陳振民為兄以求進自小官躡貴顯為沿江制置使兼知黃州程鵬飛既降以兵攻黃州奕遣人請降于壽昌軍且求名爵伯顏曰汝但率眾來歸何慮名爵許以沿江大都督奕喜遂以城降其子巖知安東州奕遣人至漣州出家函示之巖亦降世祖授巖淮東宣撫使十二年五月巖乞解官終制不許十三年七月宋姜才帥步騎來攻灣頭堡巖大破之獲米五千餘石加參知政事行省淮東二十二年進征東行省左丞同征日本二十四年五月江淮平章沙不丁議裁南官

帝曰除陳巖呂師夔范文虎諸人餘從卿議其見信任如此世祖嘗召諸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積不平故莫有鬪志帝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耳汝主何負焉誠如汝言則似道之輕汝輩也固宜符寶郎董文忠從旁詰之曰似道誠薄汝矣而君則貴汝以官富汝以祿未嘗薄也今有怨於相而移於君坐視國破如臣節何眾皆慙謝而退

蒲壽庚福建泉州人宋閩廣招撫使見宋事不可支以全軍來降宋幼主過泉城眾欲起應之壽庚閉門不納及張世傑回軍攻城宋宗室之在城者謀欲為內應壽庚置酒延宗室議城守事酒半盡殺之世傑攻城三閱月不下遂解去世祖嘉其功進昭勇大將軍子若孫並加顯爵

樵書云明太祖初禁蒲姓不得讀書入仕與衢州留夢炎家子姓赴考者責令書一結曰並非夢炎子孫方准入試按夢炎與文天

祥同宋狀元宰相而仕元寃不終者

冊曰襄樊上流半壁屏蔽淮南西江藉以牽制一旦反戈船

輕風利雖背故國實功新朝宜補紀載元勳永標

三朝野史云夏貴附于時年已八十閱三歲而歿有贈以詩者云自古誰不死惜公派四年聞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有弔其墓者云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

元史類編卷之十八終

元史類編卷之十九

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南沙席世臣郢客氏校刊

功臣三 平宋

兀良合台 子阿木 伯顏 附孟祺 阿里海牙 阿剌罕 塔出

懷都 完者都 忙兀台 隋世昌 李庭 朱國寶

阿塔海 張禧 子宏綱 張宏範 兄宏畧 李恒 李德輝 附呂盛

兀良合台蒙古人速不台子也 世系見父傳 方憲宗為皇孫尚幼太祖以

兀良合台世為功臣家使護育於潛邸分掌宿衛從諸王拔都征

欽察兀魯思阿孛烈兒諸部又從討平孛烈兒乃捏迷思諸部時

憲宗初立大理方結好於宋帝銳意圖宋乃命皇弟忽必烈先進

兵討西南彝以兀良合台總軍事癸丑 廟碑作王子 秋禡旗西行大軍自

晏當嶺入雲南境摩娑二部長唆火脫因塔裏馬迎降冬過大渡

河至金沙江分兵入察罕章蓋白蠻也所至寨柵俱下遣其子阿
 木進取龍首關從太弟入大理國甲寅廟碑作是年秋分兵取附都鄯闡
 轉攻合刺章蓋烏蠻也進次羅部府大理渠長高昇泰紀作高祥志作高泰祥
 集諸部兵拒戰破之洩可浪山至烏蠻所都押赤城城際滇池三
 面皆水險且固選驍勇以礮摧其北門縱火攻之皆不克乃大震
 鉦鼓進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為如是者七日敵疲於守禦阿木
 乘夜潛師躍入其城衆大潰追至昆澤擒國王段興智獻於朝師
 至乾德哥城阿木環城立礮以草填塹率所部搏戰城上城遂破
 乙卯攻拔不花合因阿合阿因等城及赤禿哥山寨乘勝擊破魯
 厮國塔渾城又取忽蘭城魯厮國阿伯國先後請降進克阿魯山
 城師行凡二載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烏白爨爨等蠻三十七部
 兵威所加無不欵服丙辰征白蠻波麗國阿木生擒其驍將獻俘

闕下詔便宜取道與鐵哥帶兒合兵遂出烏蒙趨瀘江剋禿刺蠻
 三城却宋兵三萬奪其船三百艘於馬湖江通道嘉定重慶直抵
 合州濟蜀江與鐵哥帶兒會丁巳雲南平遣使獻捷詔依漢故事
 以西南彝爲郡縣加兀良合台大元帥還鎮大理以上廟碑俱作乙卯經六盤
 至臨洮與大軍合月餘復西征烏蠻秋九月廟碑作丙辰九月遣使招降交
 趾不從進兵壓其境國主陳日暎廟碑作光炳隔江列象騎步卒甚盛兀
 良合台分軍爲三與戰蠻潰走至江駕舟逸去師入交趾越七日
 日暎請內附乃還復軍押赤城兀良合台病作將旋師阿木戰馬
 五十匹夜爲禿刺蠻掠去分軍搜捕偵知有三寨匿馬山巔阿木
 攀崖上擊破其寨盡得前後所盜馬凡千七百匹遂屠押赤城憲
 宗遣使來諭約明年正月會軍長沙乃率騎兵三千蠻爨萬人破
 橫山寨闢老蒼關狗宋內地宋陳兵六萬以俟阿木潛自間道衝

其中堅乘勝擊逐蹶貴州蹂象州入靜江府順流東下連破辰沅
二州直抵潭州兵自入宋境轉鬪萬里未嘗敗北大小十三戰殺
宋兵四十餘萬營潭城下月餘時太弟已渡江駐鄂州遣也里蒙
古廟碑作曲里吉思領兵來援且加勞問遂自鄂北渡與大軍合後十二年
卒廟碑作至元八年年七十二子阿朮沉幾有智畧憲宗時從父兀良合
台征西南彝率精兵爲候騎所向摧陷至平大理降交趾累著奇
功世祖卽位留典宿衛從征李壇有功拜征南都元帥治兵於汴
至元初畧地兩淮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仙人鐵城等柵軍還宋
盛兵邀襄樊間阿朮乃自安陽灘先濟留精騎五千陣牛心嶺復
立虛寨設疑火夜半敵果至斬百萬餘級初阿朮過襄陽駐馬虎
頭山指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五
年河南參政阿里海牙以兵來會遂築鹿門新城等堡繼又築臺

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得達六年秋大霖雨
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朮謂諸
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兵以備新城明日貴舟果趨新城堡
至虎尾洲追斬殆盡于是大治戰艦敎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文
虎率舟師援貴知德安府來興國又乘勢侵百丈山阿朮與阿里
海牙前後邀擊於灌子灘俱敗走八年文虎將衛卒及兩淮舟師
十萬進至鹿門阿朮夾東西爲陣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
文虎逆戰不利棄旗鼓鎧仗遁阿朮俘其軍獲戰艦甲械不可勝
計九年破樊城外鄆宋裨將張順張貴裝軍衣百船自上流徑趨
襄陽順被創死貴得入城俄乘水漲出輪船欲順流還郢阿朮令
諸軍艤舟待之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晝追至櫃門關擒貴
餘衆盡死先是襄樊兩城夾漢水宋兵植巨木江中鎖以鐵絙上

造浮梁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至是阿朮命以機鋸斷木以斧斷
絙燔其橋襄兵不能達乃帥銳師截江而出遂拔樊城阿里海牙
移攻具向襄陽城中大恐守將呂文煥降世祖本紀阿里海牙傳俱作十年事十年奉命
畧淮東抵揚州城下宋以千騎出戰阿朮伏兵道左俸北宋兵逐
之伏發敗去十一年正月入覲與阿里海牙共請伐宋帝命相臣
議久不決阿朮進曰臣畧地江淮備見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
時不再來帝曰朕意決矣詔大徵兵與丞相伯顏南伐秋九月師
次郢之鹽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聚二郢南北兩城夾
江漢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
河口可由中拖船泛藤湖以達江僅三里甚便阿朮從其言遂舍
郢去行大澤中宋騎兵突至時從騎纔數十人阿朮奮槊馳擊生
擒郢州都統趙文義殺之進拔沙洋新城次復州時夏貴鎖大艦

絕漢津爲陣兩岸戒嚴阿朮用千戶馬福計回舟輪河口穿湖中
將從陽羅堡西沙蕪口入江軍至陽羅堡攻之不克阿朮謂伯顏
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伺隙擣虛可
以得志遂乘夜遡流上二十里至青山磯宋師不知也值大雪夜
半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卽率諸將徑渡載馬後隨宋都統程鵬飛
來拒阿朮橫身蹀血大戰中流鵬飛敗走諸軍登沙洲急擊攀岸
步鬪散而復合者數四敵小却諸將出馬於岸追至鄂東門夏貴
聞阿朮飛渡大驚引兵先遁始拔陽羅堡盡得其軍實阿朮還渡
江與伯顏會于武磯山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
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爲萬全計乃分兵水陸並趨
鄂州焚其船三千艘煙燄漲天漢陽鄂州大恐相繼降十二年春
黃蘄江三州降卽率舟師趨安慶下池州宋賈似道擁兵蕪湖遣

宋京來請和如開慶約伯顏謂阿朮曰有詔令我軍駐守何如阿朮曰若釋似道而不擊恐已降州郡難保且宋人無信方遣使請和而又射我軍船執我邏騎今宜速進兵若有失我任其咎師次池州下流之丁家洲時似道以精銳七萬盡屬孫虎臣爲前鋒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兵殿後伯顏令軍中作大棧數十採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宋舟宋軍惟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進麾戰艦合勢衝宋軍阿朮與虎臣對陣舉巨礮擊其中堅虎臣軍動阿朮以划船數千乘風直進挺身登舟手艫突入敵中諸軍繼進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譁曰步帥遁矣軍遂亂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遽鳴鉦收軍舳艫顛蕩乍分乍合阿朮以小旗麾將校橫擊深入伯顏令步騎左

右倚之死者過半江水爲之盡赤似道與虎臣單舸奔揚州帝以宋重兵在維揚臨安倚之爲重命阿朮分兵駐揚州以斷宋淮南之援四月次真州敗宋兵于珠金沙乃造樓櫓戰具于瓜洲漕粟于真州樹水柵于揚子橋以絕宋糧道且爲瓜洲蔽時伯顏奉詔赴闕七月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操戰艦曰黃鶴白鶴萬餘艘次焦山東每十船爲一舫聯以鐵鎖沉鐵碇于江中非有號令毋得起碇以示死戰阿朮登石公山望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曰可燒而走也選善射者千人載巨艦分兩翼交射阿朮居中合勢大戰自辰至午乘風以火矢燒其篷檣風急火熾宋前軍大亂猝不能起碇赴江死者數萬後軍散走追至圖山獲白鶴子七百餘艘自是宋不能軍九月阿朮築灣頭堡姜才將步騎來攻阿朮擊走之十月拜中書左丞相帝曰淮南重地李庭芝狡詐仍須卿守

之時諸軍進取臨安獨阿朮留駐瓜洲以絕揚州之援十三年二月夏貴舉淮西諸城降阿朮謂諸將曰今宋已亡獨庭芝未下若不絕其聲援塞彼糧道恐東走通泰逃命江海乃柵揚之西北丁村以扼高寶餽運留屯新城以逼泰州更遣千戶伯顏察兒率甲騎以捍灣頭堡戒曰宋軍水路既絕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六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夜出步騎犯丁村比曉伯顏察兒來援所將皆阿朮牙下精兵旗畫雙赤月衆軍望見呼曰丞相來矣宋軍識其旗皆遁才僅以身免庭芝挾才東走阿朮率兵追襲庭芝入泰州泰州守將孫良臣史作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欵庭芝才俱被執戮之揚州市乃申嚴士卒禁侵掠有武衛軍校奪民二馬即斬以徇淮南北平九月八日見陳宋俘奏先後所得江淮兩浙湖南北爲府三十七州一百二十八縣七百三十三戶九百三十七萬口一千九百

七十二萬第功行賞實封泰興縣二千戶二十三年受命北伐叛

王昔剌木等明年凱旋又西征至哈刺霍州以疾卒追封河南王

名臣事畧云阿朮間敵所在忠勇奮發即躍馬挺槊陷陣深入故南討北征四十年間大小百五十戰未嘗敗衄其追降生擒者皆釋而不問及處閑暇恂恂似不能言論者

冊曰自古開疆必由中土惟茲陪宋入自南阻幹腹計成績

薪厝火馴至燎原知者莫補

伯顏蒙古巴隣部人世爲其部千戶父曉古台從宗王旭烈兀開

西域遂鎮焉伯顏長於西域輟耕錄云伯顏嘗至子闕國得一玉佛高四尺色如靛

五六尺長十七步以重不可致至元初八奏事世祖見其言貌曰此非諸侯王臣也遂

留禁中恒預謀國事敕以安童女弟妻之拜中書左丞相諸曹白

事有難決者徐出一二語決定省中讜服曰真宰相也十一年正

月荆湖行院阿里海牙平章阿朮入覲並請大舉伐宋帝趣召史

天澤同議天澤請以伯顏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帝可

其奏乃與天澤並拜中書左丞相行省荆湖時荆湖淮西各建行省天澤言號令不一或致敗事復改淮西行省為行樞密院乃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省所屬並聽節制秋七月陞辭天澤至中途疾作表請專任伯顏九月甲戌朔會師襄陽分軍三道並進伯顏與阿朮由中道循漢江趨郢州遇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召一壯士負甲仗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癸巳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郢在漢水北以石為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郢橫鐵繩鎖戰艦密樹椿木水中下流黃家灣堡亦施杙設攻具堡之西有溪南通藤湖至漢江僅三里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拔黃家灣堡盪舟由藤湖入江諸將請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妨歸路伯顏曰用兵固有緩急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直為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下伯顏阿朮殿後十月甲子

次沙洋堡遣人招之不應會日暮風起經世大典云軍中有李國用者能祭風風大作伯顏命順

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城遂破丙寅克新城十一月丙戌下復州論諸將不得入城違者以軍法論阿朮使阿里海牙來請渡江期伯顏不答明日復來又不答阿朮乃自至伯顏曰此大事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虛實邪潛刻期別去乙未大軍次蔡店遣諸將往覘漢口形勢宋淮西制置夏貴以戰艦萬餘分據上游都統王達守陽羅堡荆湖宣撫朱禕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阿朮言漢口水急且有備不若回舟輪河轉取沙蕪口可入大江伯顏復使覘之貴亦以兵拒守乃趨圍漢陽聲言欲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十二月丙午軍次漢口伯顏乘間遣奇兵倍道奪沙蕪口引船入輪河轉沙蕪徑入大江伯顏率戰艦踵至屯布萬騎於江北下令修攻具進逼陽羅堡遣人招之其將士曰我輩

受宋厚恩誓以死戰安有降理我宋天下如孤注輸贏在此一擲爾伯顏麾諸將力攻三日不克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遡流西上為擣虛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渡則急遣人來告乙卯分遣阿里海牙督萬戶張宏範等先以步騎攻陽羅堡夏貴來援阿朮出不意率軍逕渡南岸丙辰報至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破陽羅堡宋軍大潰貴走至白虎山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吾正欲遣使宣陽羅之捷今貴走是代吾使不必追也已未師次鄂州鄂恃漢陽為蔽將戰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照城中兩城大恐宋守將皆降綱目云幕僚張山翁獨不屈諸將請殺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去江淮招討使汪立信扼吭死伯顏求其後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遂撤宋兵分隸諸將麾下留阿里海牙以兵四萬分省于鄂規取荆湖而自與阿朮統大兵水陸東下十二年春正月癸酉朔阿朮取黃州癸未伯顏取蘄州丙戌

克江州至湖口繫浮橋以渡風迅水駛橋不成遣萬戶史弼禱於大孤山神頃之風息大軍畢渡二月壬寅朔下安慶丁未次池州宋權州事趙昴發與其妻自經死伯顏入城令具衣衾葬焉賈似道督師蕪湖遣宋京以荔子黃柑遺伯顏致書請還已降州郡願貢歲幣如前約伯顏遣千戶囊加歹同其介阮思聰經世大典作袁克已還報使語似道曰如君臣相率納土即當奏聞否則備爾甲兵以決勝負似道得書不報庚申發池州壬戌次丁家洲似道都督諸路軍馬號百萬以夏貴孫虎臣為前鋒迎敵伯顏命左右翼率騎兵夾岸進萬弩齊發阿朮操戰艦擣其中堅擊以巨礮宋軍大潰似道東奔揚州甲子師至太平無為鎮巢和州諸守將相繼迎降庚午師次建康之龍灣大賚將士三月癸酉宋建康守將以城降鎮江寧國江東淮西州郡以次歸順時江東大疫且饑伯顏開倉賑之

兼遣醫治疾民大悅帝諭伯顏按兵遣國信使廉希賢等詣宋行至廣德軍為宋人所殺帝聞之怒趣進兵宋遣都統洪模移書言殺使之事太皇太后及嗣君皆不知實邊將罪願輸金幣請罷兵伯顏曰彼為譎詭計以伺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宣布威德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至平江宋人又殺之四月帝下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高再舉伯顏奏曰宋人據江湖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電擊風馳取之恐後少縱則逸而逝矣帝語使者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請五月復召伯顏赴闕七月見帝于上都進位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帝以阿朮為左丞相伯顏受命還行省付以詔書俾諭宋主乃取道益都行視沂州諸軍調淮東元帥李魯歡一作博羅歡阿里伯以所部兵沂淮而進九月庚辰會師淮安城下伯顏親臨南城堡揮諸將長驅而登平

其南堡丙戌次寶應戊子次高郵十月圍揚州召諸將指授方畧留博魯歡阿里伯守灣頭新堡眾軍南行至鎮江十一月乙亥伯顏分軍三道期會臨安阿刺罕等為右軍以步騎自建康出四安趨獨松嶺董文炳等為左軍以舟師自江陰循海趨溲浦華亭伯顏及阿增海由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壬午伯顏軍至常州先是常州守判以城降既而都統制劉師勇與張彥王安節等復據之伯顏射書城中謂勿以已降復叛為疑不應遂叱帳前軍登南城豎赤幟城上諸軍見之大呼曰丞相登矣師畢登宋兵大潰屠其城續資治云伯顏命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并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其油作礮及城破盡屠其民惟七人伏橋坎獲免師勇變服奔平江諸將請追之伯顏曰但令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遣萬戶懷都先據無錫州忙古歹巡太湖庚寅遣降人游介實奉詔書副本使宋仍以書諭宋大臣十二月辛丑次無錫宋將作監柳岳等奉幼

主及謝太后書併宋大臣與伯顏書來見垂泣曰太皇太后年高嗣君幼且在衰經中自古禮不伐喪乞班師敬如約進奉修好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耳伯顏曰主上即位之初奉書修好汝國執我行人一十六年所以與師問罪去歲又無故殺害信使過將誰歸如欲我師不進將效錢氏納土乎李主出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之手今亦失於小兒之手蓋天道也輯

錄云宋之興始於後周恭帝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及亡終於少帝德祐元年少帝時四歲名顯而顯德二字竟與得國時合周以主幼失國宋亦以主幼失國周有太后在宋亦有太后在始終昭然如此甲辰軍次平江宋遣尚書夏士林侍郎呂師孟右史陸秀夫奉書稱姪請和不許癸亥伯顏發平江以忙古歹范文虎行兩浙大都督事取湖州十三年正月己巳克嘉興乙亥宋宰臣陳宜中遣御史劉岳易宋主稱臣表副本且致書伯顏約面議降事辛巳軍至崇德壬午次長安鎮宜中違約不至癸未進屯臨平鎮甲

申次阜亭山宋遣知臨安府賈餘慶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伯顏受訖乙酉軍至臨安北十五里分遣董文炳呂文煥范文虎閱視城堡俄聞降將洪模來報宜中與張世傑劉師勇等挾宋益王昷廣王昺下浙江航海去伯顏亟遣勁兵追之不及宋謝后遣丞相吳堅文天祥樞密謝堂來見伯顏顧天祥舉動非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天祥數請歸伯顏曰勿急君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相其令館伴羈縻之遣餘慶還易宋主削帝號降表已丑駐軍臨安城北湖州市遣囊加歹先以傳國璽入獻庚寅伯顏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城觀湖浙江宋宗室大臣來見宋主易稱臣降表及諭未附州郡手詔至令鎮撫唐古歹罷遣天祥所募義兵二萬餘人壬辰伯顏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勝命峻都撫諭軍民部分諸將共守城護宮分宋三衙諸衛兵於各

翼以俟調遣其新募軍願歸者聽遣降將招諭浙東嚴發衢信諸
州二月庚子宋主率百僚望闕拜發降表伯顏承制以臨安爲兩
浙大都督府忙古歹范文虎始入治府事復命張惠等籍宋軍民
錢穀數閱實倉庫收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移宋主居別宮禁軍
民不得侵壞宋氏山陵癸亥謝后命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
呂與文天祥並充祈請使楊應奎趙若秀爲奉表璽官赴闕請命
伯顏拜表稱賀曰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岳必明主之歸帝王之兵
出萬全昧弱敢天威之抗始于戈之爰及迄文軌之會同區宇一
清普天均慶恭惟皇帝陛下道光五葉統接千齡梯航日出之邦
冠帶月支之域際丹崖而述職奄瀚海以爲家獨此昏愚弗遵聲
教謂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楫可以敵王師連兵負固逾四十年背
德食言難一二計當聖主飛渡江南之日遣行人乞爲城下之盟

逮凱奏之言旋輒詐謀之復肆拘囚我信使忘乾坤再造之恩招
納我叛臣盜漣海三城之地我是以有六載襄樊之討彼居然無
一介行李之來禍旣出於自求怒致開於斯赫臣等肅將禁旅恭
行天誅爰從襄漢之上流復出武昌之故渡藩屏一空於江表烽
烟直接於錢塘尚無度德量力之心存有殺使毀書之事屬廟謨
之親稟謂根本之宜先乃命阿剌罕取道獨松董文炳進師海渚
臣與阿瑒海忝司中閫直指僞都犄角之勢旣成水陸之師並進
常州已下列郡傳檄而悉平臨安爲期諸將連營而畢會彼知窮
蹙迭致哀鳴始則有爲姪納幣之祈次則有稱藩奉璽之請顧甘
言何益於實事率銳卒直抵於近郊召來用事之大臣放散思歸
之衛士崛起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飛走計窮一片之降旛始豎
臣奉揚寬大撫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茲惟

卷一百一十一 力臣三

睿算卓冠前王視萬里如目前運天下於掌上致令臣等獲對明
時歌七德以告成深切龍庭之想上萬年而為壽敬陳虎拜之辭
謹奉表稱賀戊申堅等發臨安夏貴以淮西來降三月丁卯伯顏
入臨安俾孟祺籍宋禮樂祭器冊寶儀仗圖書庚午召伯顏偕宋
君臣入朝伯顏留阿剌罕董文炳治省事俾經畧閩粵忙古歹以
都督鎮浙西峻都以宣撫鎮浙東而自護宋君臣北上西浙平凡
得府八州六軍一縣八十一戶二百九十八萬三千六百七十二
口五百六十九萬二千六百五十七亥伯顏發臨安宋主母后及
福王與芮而下官屬從行者數千人五月伯顏以宋主至上都帝
御大安閣受降命伯顏告天地宗廟大赦天下帝勞伯顏拜同知
樞密院事以陵州藤州戶六千為食邑先是太宗曾孫海都者世
居北方常為邊患帝封皇子南木合為北平王統軍鎮其地既而

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以叛仍命伯顏討之遇于斡魯歡河夾水
而陳相持終日伺少懈麾軍為兩隊掩其不備破之昔里吉走死
十八年二月命從燕王真金撫軍北邊帝曰伯顏才兼將相忠於
所事故俾從汝不可以常人遇之當伯顏之還朝也詔百官郊迎
平章阿合馬先詣官道謁伯顏解所服玉鈎條遺之阿合馬謂其
輕已乃誣以平宋時私取玉桃蓋帝察之無驗至是有獻此蓋者
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二十二年秋宗王阿只吉失律詔伯顏代
總其軍邊兵嘗乏食伯顏令軍中採蔑怯葉兒及蒟敦根人各貯
四斛草粒稱是盛冬雨雪人馬賴以不饑諸王乃顏者烈祖元孫
也素蓄異志或告乃顏反命往覘之伯顏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
與驛卒既至乃顏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馳
歸驛人以得衣裘故爭與健馬得脫還白狀乃顏果反帝親征伯

顏奏李庭董士選將漢軍爲前鋒乃顏黨金家奴塔不台進逼乘
與漢軍力戰乃顏卒就擒二十六年進知樞密院事鎮和林和林置
始此二十九年宗王明里鐵木兒附海都叛詔伯顏往討遇于阿撒
忽秃嶺矢下如雨伯顏令曰汝寒君衣之汝饑君食之政欲効力
此時爾於此不勉將何以報麾諸軍進後者斬伯顏先登陷陣諸
軍爭奮明里鐵木兒敗走軍中獲謀者伯顏遣資書明諭以禍福
明里鐵木兒得書感泣來降未幾海都復犯邊留伯顏拒守廷臣
或譖其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帝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
伯顏居大同俟命三十年冬驛召至京世祖崩伯顏總百官以聽
成宗將立親王有違言伯顏握劍立殿陞陳祖訓宣顧命辭色俱
厲諸王股栗趨下拜加伯顏太傅錄軍國重事江南三省累請罷
行樞密院帝問於伯顏時已屬疾張目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爲宜

外而軍民分隸不便遂罷湖廣江西江淮三院事歸行省冬十二
月丙申有大星隕東北雨水冰庚子卒年五十九大德八年加封
淮安王諡忠武延佑初詔立祠杭州給田以供祀事 孟祺字德
卿宿州符離人當伯顏伐宋授祺爲行省諮議諸將爭趨臨安伯
顏問計祺曰若以兵相追宋必竄閩一旦盜起臨安三百年之積
焚蕩無遺矣莫若以計安之令彼不懼正如取果稍待時日耳伯
顏從其言祺自請爲使徵降表至宋取宋國璽十二枚出伯顏將
親封之祺曰管鑰自有主者非所宜親一有不謹恐異時姦人妄
相染污終不可白遂止伯顏奏祺前後功累官浙東按察使
冊曰宋運已阨特簡斯人摧枯拉朽若風掃塵惟遵弗殺爲
時曹彬忠能致主澤在保民

阿里海牙

綱目作涯

畏吾兒人初生胞中剖而出父以爲不祥將棄之

母不忍比長聰辨有膽畧家貧嘗躬耕舍耒歎曰大丈夫當垂功

竹帛何至槁項馱馱去求北庭書讀之一月而盡用薦者得事世

姚燧神道碑云大將十鄰吉帶薦其忠謹得宿衛從濟江帝射虎未殪海

祖漸見擢用

左右司郎中遷參議中書省事至元五年命僉河南行省事與阿

木劉整取襄陽始帝之遣諸將也命母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斃

乃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堡俾南北不相通又築峴

山虎頭山為一字城聯亘諸堡為必取計城中糧儲多呂文煥拒

守五年終不下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郭其將復閉內城堅守阿里

海牙以為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下則襄

陽可不攻而得乃入奏帝報可會西域人獻新礮法挾之來軍中

為礮攻樊破之先是宋兵作浮橋以通襄陽之援阿里海牙發水

軍焚其橋襄援不至城乃拔

語詳阿木傳

既而移攻具向襄陽一礮中其

譙樓城中洵懼多踰城降者阿里海牙身至城下與文煥折矢為

誓文煥感而出降遂與入朝帝以阿里海牙行荆湖樞密院事鎮

襄陽因奏自古荆襄用武之地今漢水上游已為我有宜乘勝順

流長驅未必可平會阿木入覲力贊其議詔益兵十萬拜伯顏為

行省左丞相阿木為平章阿里海牙進右丞同伐宋十一年九月

會師襄陽遂破郢州及沙洋新城師由沙蕪口入大江宋夏貴守

諸隘甚固阿里海牙麾兵攻武磯堡貴趨援阿木遂以兵西渡青

山磯鄂州降伯顏與諸將會鄂城下議曰鄂襟山帶江為江南要

區且兵糧皆備今蜀江陵岳潭皆未下不得一大將鎮撫其地上

流一動則鄂非我有矣乃分兵四萬遣阿里海牙戍鄂州而自與

阿木將大兵東下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意禁將士毋侵掠民

大悅遣人徇壽昌信陽德安諸郡皆下阿里海牙言江陵地居上

流宋倚之爲重鎮若非乘此破竹之勢取之待江水泛溢鄂漢之城恐亦難守帝從其請進徇江陵與宋鄂州安撫高世傑遇于洞庭湖兵船成列而陣阿里海牙督諸翼水軍屯東岸而自帥兵左右夾擊世傑敗走追至桃花灘力屈而降誅之遂下岳州至江陵縱火焚其柵宣撫朱禩孫制置高達恐卽以城降遂入城釋繫四放戍券軍除其徭役及法令之繁苛者傳檄歸峽常德鼎豐隨辰沅靖郢復均房施荆門及諸徭峒無一梗阻以江陵地圖來上請曰荆州西距梁益南控交廣據江淮上游爲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鎮之未足以收新附來遠人帝覽奏喜語近臣曰伯顏兵東下阿里海牙以孤軍戍鄂朕方憂之恐荆蜀連兵順流猝至今荆南旣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卽命右丞相廉希憲出鎮江陵促阿里海牙急還鄂且以沿江諸城新附者委之比至鄂爲書詔潭

州守帥李芾不聽因決隍水部分諸將以礮攻破其木堡流矢中胸創甚督戰益急奪其城潭人復作月城拒守十三年正月芾力屈自殺諸將欲屠城阿里海牙曰是州生齒百萬若悉加屠戮非上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意其屈法生之復發倉以食饑者由是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韶南雄諸州郡守臣皆率民來迎曰聞丞相體上帝好生之德所過秋毫無犯民今復見太平各奉表降獨宋知邕州馬堅守靜江不下阿里海牙貽書許以廣西大都督堅焚書斬其使靜江以水爲固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地以涸其隍城破堅被執阿里海牙以靜江民易叛非潭比悉坑之斬堅于市分遣萬戶脫溫不花狗賓融柳欽橫邕慶遠齊榮祖狗鬱林貴廉象脫隣狗濤容藤梧皆下宋特磨道主僕士貴南丹州牧莫大秀皆奉表求內附奏官其土官分兵戍諸

要害自還潭州既而宋二王稱制海中雷瓊全永與潭屬縣民文才喻周隆羅飛賀十二咸起兵應舒黃蘄相繼亦起詔命討之且畧地海外阿里海牙既誅才喻等至雷州使人招諭瓊州安撫趙與珞不聽遂自航海五百里至白沙口執與珞冉安國黃之紀宋史裂殺之盡定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地降八番羅甸諸蠻以其長文龍兒入見置宣慰司十六年入覲獻金三千五百兩白金五萬三千兩南臺御史大夫相威檢覈阿里海牙所俘男婦得萬二千餘口帝令盡放為民相威復奏阿里海牙占降民一千八百戶為奴自置吏責其租賦阿里海牙謂征行所得帝曰如果降民宜速還有司若征行所得令御史臺籍其數量賜有功者十八年奏請徙省鄂州所定荆南淮西江西海南廣西之地得州凡五十八峒瑤山獠不可勝計未嘗專事殺戮取民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

祀焉

碑云初籍民田租畝取三升盡除宋他名徵後征海南度不足於用始權抽戶調三之一時以為虐然較江浙諸省繁增倍徙獨西南賴以輕平

二十一年

四月親行海濱收集占城潰卒同鎮南王脫歡征交趾敗其兵于萬劫江還朝加湖廣左丞相自陳其功比伯顏當賜養老戶御史滕魯瞻劾其矜功邀賞阿里海牙自辨有旨逮魯瞻赴行臺質問相威曰為臣敢爾欺誑邪御史何罪奏釋之未幾卒追封楚國公諡武定後桑哥專政遣其黨要束木鉤考荆湖錢穀乃籍其家貲

送至京

阿剌罕札剌兒氏

虞集世勳碑作孫都思氏

祖撥徹父也柳干皆有戰功死於陣

碑云祖父俱事太祖以忠勇見知上嘗與名赤溫戰其父率族黨夜攻之脫太祖於難官怯薛為宿衛長

阿剌罕襲萬戶世祖命以所

部軍擊破阿藍答兒渾都海之兵於昔門禿追至河西而還從伐宋伯顏與阿木會師襄陽命阿剌罕率諸翼軍攻郢復二州奪郢之南門堡復帥騎倍道兼行拒守沙蕪口入江取鄂州東畧壽昌

得米四十萬斛充軍餉統左翼軍順流東下沿江州郡悉降拜參知政事鎮建康伯顏還取臨安分軍三道並進阿剌罕由西道趨溧水溧陽攻破銀樹東壩至護牙山慶豐圩歷敗宋師由建平縣進敗廣德軍先是宋廣德守張濡殺國信使廉希賢等及阿剌罕軍次安吉州濡率兵遁走追斬之宋降伯顏受詔赴闕留阿剌罕同左丞董文炳治省事旋命攻浙東漸入閩招降蒲壽庚于泉州追襲宋秀王趙與罕一作至福州與宋軍轉戰四十里斬步帥李世達于陣殲其軍獲秀王及其弟與慮子孟備皆不屈死降部曲淮卒三千人江南平授江東宣慰使尋拜行省左丞相統諸道兵四十萬征日本行次慶元卒于軍

塔出布兀刺氏幼孤長善騎射至元初入侍世祖占對多稱旨授山東統軍使九年改僉行樞密院事數將兵攻下瀕淮堡柵分遣

步騎趨漣州攻破射龍溝五港口鹽場白頭河四城尋移淮西合城正陽以扼淮海宋將陳奕屢率安豐廬壽等州兵撓其役塔出選精銳且戰且築城成宋復造戰艦于六安謀攻正陽塔出覘知之率騎焚其艦餽饟久不繼潛取安豐麥以餉軍復出奇兵敗宋師于橫河口朝議淮上諸郡爲宋北藩籬城堅兵精攻之難猝下徒老師無益宜先渡江剪其根本留兵淮甸絕其聲援則長江可乘虛而渡於是命塔出爲淮西參政取安豐廬壽諸州宋夏貴帥舟師十萬圍正陽決淮水灌城幾陷帝遣塔出往救道出潁州遇宋兵攻潁戍卒僅數百人時盛暑塔出權發官庫弓矢驅市人出戰預度潁之北關攻易破急徙民入城伏兵以待宋果夜焚北關火光屬天塔出率衆從暗中齊射宋軍退敗之于沙河明日長驅抵正陽時方霖雨突圍入城堅壁不出俄天霽乃與右丞阿塔海

分帥銳師渡淮至中流死戰宋軍潰正陽圍解從伯顏以舟師與宋戰丁家洲賈似道敗奔揚州遂分兵四出克池州取太平順流下建康丹徒江陰常州皆望風迎降十三年命領淮西行省事時沿淮諸州新附至則禁侵掠撫瘡痍練士卒備姦宄境內帖然俄遷江西都元帥征廣東所至溪峒納款廣東平再遷江西宣慰使宋益廣二王走保嶺海復改宣慰爲行省移治贛州命張宏範李恒呂師夔出師嶺海以塔出留後供軍餉初江西甫定帝命隳其城塔出表言豫章諸郡皆瀕江爲城霖潦泛溢無城必至墊溺隳之非便降附之初有謀叛者旣敗獲塔出謂同僚曰此撫治乖方所致也止誅渠魁盡釋餘黨瑞州張公明愬左丞呂師夔謀不軌塔出廉知其誣曰狂夫欲脅求貨耳若遽聞朝廷則大獄將起連及無辜且師夔旣承行省詎肯妄圖若遲疑不決恐彼驚疑反生

意外乃斬公明而後聞帝是之十七年八覲卒于京年僅三十七妻明理氏以貞節旌次子泌宰牙仕至征東行省左丞妻伯牙倫郡王孛魯歡女亦守義有賢行

懷都幹魯納台氏祖阿朮魯與太祖同飲渾河水總大軍伐遼東諸部後討西夏大戰于合刺合察兒擒其主太祖盡賜以夏主遺物授蒙古軍千戶尋老以子不花襲中統二年不花卒子幼懷都以兄子繼其職李壇叛從親王哈必赤圍濟南壇四面衝突求出懷都直前奮擊壇退走入城壇誅第功居最至元初授山東統軍使從征襄陽西渡漢江宋遣水軍截歸路懷都選士卒浮水殺宋軍奪其戰艦軍次淮南天長至五河口與宋兵戰屢敗之命守鹿門山白河口一字城進攻樊之古城堡堡高七層懷都夜勒士卒親冒矢石奪之襄陽旣降帥師屯蔡息還城正陽宋夏貴來攻逆

戰退之遂畧地安慶北渡至柵江堡敗宋軍三千餘已復南渡江
駐兵京口諜知宋平江軍出常州懷都率千人至無錫與宋兵遇
大戰殲其衆命領軍護焦山江岸仍往揚州灣頭立木城以兵戍
守未幾還守鎮江從右丞阿瑒海攻常州宋兵自平江來援懷都
提兵至橫林店與之遇奮擊大破之直取秀州已復同元帥張宏
範狗温州撫治迤東新附軍民授浙東宣慰使討台慶叛者戰于
黃奢嶺又戰于温州白塔屯寨所至輒克累官行省參政卒于處
州不花子忽都合兒既長分襲千戶從平宋有功授浙西招討使
完者都欽察人廣額豐領髯長過腹驍勇而樂善好施聽讀史聞
忠良則喜遇姦諛則怒以材武起家從世祖攻鄂州先登已從阿
朮圍襄樊攻沙洋新城由沙蕪口渡江入臨安下揚州皆有功江
南平八見帝顧謂侍臣曰真壯士也賜名拔都魯至元十七年漳

州民陳桂龍及其兄子陳弔眼有衆數萬劫掠汀漳間據高安砦
命完者都往討加福建征蠻都元帥面慰遣之許便宜行事時建
寧賊黃華亦聚黨三萬號頭陀軍勢尤猖獗完者都先引軍壓其
壘賊驚懼乞降明日勒諸軍大獵以耀武令華等縱觀之適一鵬
翔空中完者都引弓仰射鵬應弦而墜華大懼服乃聞于朝請與
俱討賊制授華征蠻副元帥軍行悉以咨之華遂爲前驅導副元
帥高興進兵連破其五寨追擒弔眼于干壁嶺斬首漳州市餘黨
悉平桂龍率衆來降詔流之邊地入朝拜江浙左丞初浙西私鹽
盛行吏莫能禁至則案行松江上海收鹽徒五千隸軍籍久之遷
江西行樞密院副使卒于官大德二年追封林國公諡武宣子十
四人皆仕孫二十四亦多貴顯者

傳稱賜名拔都魯拔都之名重出蓋沿誤于此

按列傳第十八卷有完者都第二十卷又有完者拔都魯其文大同小異蓋一人誤分爲二者

忙兀台一作忙古歹蒙古達達兒氏事世祖為博州路總管至元八年授鄧州蒙古萬戶治水軍千萬山南岸大軍攻樊城分軍為五道忙兀台當其一率五翼軍以進焚南岸舟監雲梯于北岸登櫃子城奪西南角入城命步將據倉粟功在諸將右從伯顏阿朮南征命與萬戶史格率麾下會鹽山嶺遇宋兵忙兀台突陣先入諸軍繼進戰敗之自郢州黃家原盪舟入藤湖至沙洋堡立礮座十有二焚其樓櫓拔羊角壩直抵新城將由漢口入江至蔡店聞宋兵屯漢口乃率舟師經鬪龍口至沙蕪以八次武磯堡宋將夏貴堅守不下阿朮率忙兀台等軍乘雪夜泝流西上黎明至青山磯北宋將程鵬飛拒戰中流被七創敗走尋招降之又諭蘄黃安慶池州諸郡皆下師次丁家洲宋將孫虎臣來拒追擊之奪虎臣所乘巨舟已攻常州拔其木城擊叛將趙潛于豐登莊復招降湖州行省

第其功命行兩浙大都督府事會宋二王逃入海詔與左丞唆都

行省福州填撫沿海八郡

經世大典云宋將王用來降言是已死世傑等復立昂于碇洲其地無糧儲聞瓊州守臣欲給糧二萬石海道灘水淺急

難轉運止有杏磊浦可通舟忙兀台聞其言即命諸將以兵守之

尋召赴闕進左丞初忙兀台北還唆都行

省福建一日帝召唆都還命忙兀台暫往福州俟唆都至將移鎮潭州中書言唆都在福建麾下擾民致南劍等路往往殺長吏叛及忙兀台至招來七十二寨建寧漳汀稍獲安集有旨仍留鎮閩時宣慰使王剛中以土人饒於貨頗擅威福忙兀台慮有變奏移之他道久之遷江淮平章先是宋降將五虎陳義嘗助張宏範擒文天祥助完者都討陳弔眼又阿塔海征日本資以戰艦三千省臣或言義有反側意帝使忙兀台察之至是攜義入朝保其無他且乞寵以官爵乃授義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有譖忙兀台於帝者逮至闕封其家貲遣使按驗無狀復拜行省左丞相移鎮江浙

上言瀕海之民多鬻私鹽專利今征日本可募爲水工役旣罷請以戰艦付海漕又言省治在杭州其兩淮江東財賦軍實旣南輸至杭更自杭北上徒勞頓非便揚州地控江海請移省治於此宿重兵鎮之且轉輸無往返勞復言淮東近地宜大興屯田歲入糧給軍所餘仍餉京師帝悉從之詔江淮管內並聽節制時行省已罷相銜以忙兀台所統地廣事繁獨授江淮行省右丞相屢以病求罷賜歸未幾復命出鎮江西到官四十日卒方在浙時專復自用屢易置戍卒屯田無成平章不憐吉台言其變亂成法帝每戒敕又嘗以私忿逼死行臺中丞劉宣事聞追卹之典闕焉

隋世昌其先登州棲霞人父寶徙居萊陽金末隸軍伍主帥奇其貌以爲管軍都總領太宗下山東寶來歸授萊州節度判官世昌其四子也身長八尺銀渾鐵爲鎗重四十餘斤能左右擊刺選充

掾長宋兵犯海州戰却之進攻漣水軍先登身被數創衆從之克其城擢馬軍千戶中統初漣水復叛歸宋世昌軍于東馬寨屢擊敗宋兵遷淄萊萬戶府副都鎮撫守萬山堡轉管軍千戶會元帥劉整築鹿門使世昌董其役樊城出兵來爭且拒且築不終夜而就復令立礮簾于樊城欄馬墻外夜大雪城中矢石如雨軍校多死傷達旦而礮簾立宋列艦江上世昌乘風縱火燒其舩百餘樊城出兵鏖戰欄馬墻下世昌流血滿甲勇氣愈倍樊城竟破引兵由黃澆堡入漢江破沙洋攻新城世昌坎其城先上中數矢傷臂兜鍪皆裂昏眩墜地少蘇挺鎗復進遂下新城明日丞相伯顏視所坎城高一丈五尺第功爲最從戰丁家洲又從圍揚州世昌絕其糧道兼搜湖泊宋兵聞鐵鎗名不敢近揚州平充四城兵馬使從平章阿朮入見授管軍總管戍揚州擊下野人原司空山等七

塞進安撫使鎮漵浦授管軍萬戶世昌前後數百戰遍體皆金瘡竟以是疾卒加封定海郡侯諡忠勇

李庭小字勞山本金蒲察氏金末來中原改稱李氏家濟陰徙壽光世祖至元初以材武選隸軍籍權管軍千戶從伐宋宋將呂文煥來攻萬山堡萬戶張宏範方接戰庭單騎橫槍入陣刺殺二人槍折倒持柄擊一人墜馬庭亦被二創復奪後軍槍力戰敗之除益都新軍千戶與宋兵戰襄陽城下追奔逐北直抵城門流矢中左股繼攻樊城外礮傷額及左右手奪其土城進攻襄陽東堡礮傷右肩焚其樓破一字城大軍攻樊城庭運薪芻土牛填城濠立雲梯城上矢石如雨庭屢中礮墜城下絕而復甦裹創再登如是者數四從伯顏發襄陽攻郢州與總管劉國傑先登拔黃家灣堡盪舟入湖攻沙洋新城矢傷左脇破其外堡復中礮墜城下矢

貫胸氣垂絕伯顏命剖水牛腹納其中良久乃甦累功授萬戶師次漢口宋夏貴領戰艦橫截江面軍不得前乃用庭計由沙蕪口入江武磯堡四面皆水庭決其水攻之大軍徑渡江武磯堡亦破從阿朮轉戰至鄂州順流東下與宋孫虎臣戰丁家洲奪船二十餘宋兵斷真州江路庭焚其舟聞貴欲由太湖援臨安亟出兵逆戰敗之裕溪口諸軍至臨安宋主降伯顏命庭等入護內城收集符印珍寶仍令庭與阿增海護宋主至上都世祖嘉其勞賜金珠衣各一諭曰汝在江南已多出死力男兒立功要在西北今有違我太祖國憲者汝往征之卽加漢軍都元帥駐軍河西擊走叛臣霍虎追至大磧而還又襲禽叛王昔里吉脫脫木兒啟皇子只必帖木兒賜之死復引兵會諸王納里忽渡增迷兒河殲其餘黨河西悉平入朝賜益都居第單河官莊以父歿歸宗王乃顏叛驛召

至上都統諸衛漢軍從帝親征其將塔不台金家奴來拒戰擁衆號十萬帝親麾諸軍合圍庭調阿速軍繼進流矢中胸貫脇裏創復戰帝遣止之方已庭策乃顏當夜遁乃引壯士持火器夜入其營礮發敵驚潰自相蹂躪死者亡算帝問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無紀律見車駕駐此不戰必疑有大軍繼至是以知其將遁既而乃顏被擒帝南還庭又親縛塔不台金家奴以獻乃顏黨哈丹秃魯干復叛于遼東詔庭往討大小數十戰弗克庭整軍再戰流矢中左脅及右股追至一大河選銳卒潛負火礮夜泝上流礮發馬皆驚逸大軍潛於下流畢渡天明將戰其衆無馬遂敗哈丹秃魯干走死進拜尚書左丞商議樞密院事成宗嗣位眷遇尤至每進食必分賜武宗以皇子出鎮北邊庭請從成宗憫其老不許俄有旨拘漢軍馬濟北軍且令焚其鞍轡行糧諸物庭因感疾疾稍間

扈從至上都卒至大二年追封益國公諡武毅

冊曰喑鳴叱咤敵人辟易鏊裂胸穿銳進不息惟李惟隋萬夫之特數瀕死亾卒正床第有命自天何必縮澁

朱國寶其先徐州人後徙寶坻父存器歷官修內司使嘗夜行盧溝橋獲金一囊坐待其主至還之世祖攻鄂州國寶攝千戶率銳卒於中流遇宋師凡十七戰諸軍始畢濟從征襄陽督造戰艦築萬山堡及拔沙洋隰新城皆有功初師次江上國寶願當前鋒奪船二十艘以獻伯顏壯之宋據上流方舟數百結爲堡柵伯顏指示曰而復能奪取是乎國寶卽奮往破其柵既渡江下鄂漢進兵臨岳州與宋戰于桃花灘獲其將高世傑已統蒙古諸軍鎮常德知安撫司事時湖南旣降惟辰沅靖鎮遠未下宋將李信李發結武岡洞蠻分據扼塞國寶擊敗之其衆退保飛山之城思播蠻

來援國寶復戰破之獲信發等獻俘江陵會諸道兵攻拔廣西靜江授管軍萬戶鎮梧州初宋臨安之破也張世傑挾二王由閩蹈海衆復滋蔓時南恩新州何華張翼謀舉兵興復國寶擊殺之降其民三萬餘戶遷海北海南道宣慰使蜚賊連結鬱林廉州諸洞悉剽掠復討平之渠長任龍光等率所部五千戶降尋移瓊州立官程更弊政訓兵息民具有調制南寧謝有奎負固不服國寶開示信義有奎感悟以其屬來歸於是黎峒民降者三千戶苗軍降者三十所破臨高蠻寇招降居亥番毫銅鼓博吐桐油等十九洞遣兵畧大黎密塘橫山焚其巢生致大鍾小鍾諸部長十八人進廣西西道參政以軍事至贛州卒于傳舍

阿塏海遜都思人祖塏海拔都魯嘗從太祖同飲渾河水以功授千戶阿塏海早歲襲職憲宗初從大帥兀良合台征雲南身先陷陣師還事世祖於潛邸至元九年命督諸軍攻襄陽拜中書右丞行樞密院事分兵解正陽之圍遂渡江與伯顏軍合克池州由建康抵鎮江時真泰諸城尚爲宋守鎮江地扼襟喉城壁不固阿塏海先立木柵爲保障計繼分兵屯瓜洲以絕揚州之援宋張世傑孫虎臣帥舟師陳焦山下勢張甚乃與阿木登南岸督諸軍力戰以火矢焚其舟大破宋師宋殿帥張彥與平江安撫劉師勇襲呂城遣萬戶懷都擊走之克常州降平江嘉興會兵臨安宋降伯顏命阿塏海等以其幼主母后入覲詔復趨瓜洲與阿木議平淮南事拜行省左丞相移治臨安從征乃顏師歸奉朝請居京師卒封順昌郡王諡武敏

張禧東安州人父仁義金末徙家益都太宗下山東仁義方走信安時燕薊已下獨信安猶爲金守蒙古兵圍信安仁義開門出戰

元史卷一百一十九 三十四
圍解以功署軍馬總管守信安踰十年度不能支乃舉城附授管
軍元帥後攻歸德飛矢入口折其二齒鏃出項率禧年十六從大
將阿朮魯南攻徐州歸德復從元帥察罕攻壽春皆有功性峭直
爲主將所忌誣以罪欲寘之法時王鶚侍世祖於潛邸禧密往依
之鶚薦禧與其子宏綱俱入見從南征時方攻鄂州諸軍穴城以
入宋樹柵爲夾城於內入戰輒不利命以厚賞募敢死士禧與宏
綱應募由城東南入將至城下帝憫其父子俱入險地諭止一人
進戰禧所報槍中弩矢折取宏綱槍以進破城東南角有逗留不
前者十餘人立城下宏綱復奪其槍入轉戰良久禧身中十八矢
一鏃貫腹悶絕復甦世祖亟命取血竭飲之旣愈復從大將納剌
忽與宋兵戰于金口李家洲皆捷世祖卽位授新軍千戶從征李
壇時宋乘壇叛遣夏貴襲取蘄縣宿州等城禧移兵攻之盡復諸

城至元初擢唐鄧等州總管與宋將呂文煥戰于高頭赤山乘勝
復均州改水軍總管令習水戰從攻襄樊宋夏貴率兵援襄陽禧
從元帥阿朮戰却之會江水暴溢宋遣范文虎以戰艦千餘艘來
援禧率輕舟夜銜枚入其陣揮葦以識水之深淺及還阿朮卽命
禧率四翼水軍進戰宋兵潰追至淺水奪戰艦七十從攻樊城焚
其串樓敗宋將張貴于鹿門山行省集諸將問破襄陽策禧言襄
樊夾漢江而城敵人橫鐵鎖置木橛于水中若斷鎖毀橛以絕其
援則樊城必下樊下則襄陽可圖伯顏用其策襄樊相繼下命禧
爲水軍先鋒敗宋孫虎臣于丁家洲尋移屯黃池以遏宋援兵有
功加水軍萬戶時朝廷議征日本禧請行與右丞范文虎左丞李
庭同率舟師泛海東至平壺島禧卽舍舟築壘約束戰艦各相去
五十步止泊以避風濤觸擊俄颶風大作它戰艦悉壞禧所部得

完文虎等議班師時島中屯兵數千乏舟禧曰我安忍棄置於此
 悉去舟中所載馬濟其還至京文虎等皆獲罪禧獨免 子宏綱
 字憲臣年十八父為主將所誣繫獄宏綱直入獄中併受繫伴狂
 謔笑守者易之既寢遂與其父逸去後從父攻城狗地屢有功襲
 萬戶盜起安吉宏綱率兵往捕未踰旬擒之從參政高興破建德
 溪寨諸賊授河南諸翼征行萬戶從右丞劉深征八百媳婦師次
 八番與叛蠻宋隆濟等力戰而歿追封齊郡公諡武宣

張宏範字仲疇易州定興人柔子也善馬槊間能為詩歌年二十
 授行軍總管從討李壇于濟南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
 汝無怠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宏
 範營城西壇每出軍侵突獨不向宏範營宏範曰我營險地壇故
 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勿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為

濠開東門待之夜浚濠益深廣壇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
 及岸軍陷濠中得跨濠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柔聞之曰真吾
 子也壇既誅宏範亦以例罷兵柄世祖念其有濟南功至元初授
 順天路管民總管俄移守大名歲大水漂沒盧舍宏範輒免民租
 朝廷罪其專擅宏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
 大倉帝曰何說對曰今歲水潦不收倘必責民輸倉庫雖實而民
 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至逃亡則歲有恒收
 非陛下大倉庫乎帝謂其知大體勿問 典章云至元五年宏範於古宅得玉印
 二色古而形制異宏範不敢私納之官
 會史天澤督諸道兵圍襄陽授宏範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廷
 議以益都兵本壇舊卒勇悍難制故命領之戍鹿門堡以斷宋餉
 道且絕郢復之援宏範建言曰國家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
 者無非重人命而待其自斃也曩者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

師坐視無肯禦者且其境南接江陵歸峽商販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寧有自斃之時乎若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速斃之道也天澤用其言移宏範兵戍萬山既城與將佐較射出東門宋師奄至衆欲退宏範曰吾與諸君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乎卽擐甲上馬遣偏將李庭當其前親率二百騎爲長陣令曰聞吾鼓則進宋軍步騎相間突陣宏範軍不動再進再却宏範曰彼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攻樊城流矢中其肘束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掾故猝難下若截江道斷其援兵水陸夾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陽何所恃明日出銳卒先登拔之遂下襄陽丞相伯顏伐宋宏範率左部軍循漢江東畧郢西南取武磯堡轉戰而前諸軍繼進宋師潰長驅至建康時方暑帝遣使諭伯顏緩兵宏範曰聖恩

待士卒誠厚然緩急之宜非可遙度今敵已奪氣正當乘破竹之勢取之豈宜延緩使敵得爲計丞相馳詣闕而論形勢得旨進師次瓜洲宋姜才統勁兵二萬出揚子橋夾水爲三壘陣宏範從元帥阿朮出先以十三騎徑渡衝之陣堅不動宏範佯北一騎躍馬揮刀直趣宏範宏範旋轡迎刺應手斃馬下奮戈急擊才潰走宋張世傑孫虎臣等率水軍于焦山決戰宏範以一軍從旁橫擊至圖山東奪戰船八十艘俘斬無算上其功改亳州萬戶從左丞董文炳由海道會伯顏次臨安近郊取宋主稱臣表來上師還授江東道宣慰使聞宋益王昀世傑等復立衛王子海上聞廣響應帝命宏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往征之陛辭賜錦衣玉帶宏範不受以劍甲爲請帝出武庫劍甲聽其自擇且曰劍汝之副也不用命者以此誅之將行薦李恒爲副至揚州選將校水陸分道而南以

弟宏正為先鋒戒曰選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曉公宏正所向克捷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兵皆持滿以待宏範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忽磨軍連攻他寨迴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軍其東門命別將城西南乃乘虛擣其北門拔鮑浦寨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宏正執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嶺使之拜不屈宏範義之待以賓禮送至京獲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命子珪師事焉由潮陽發船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知衛王所在進次厓山宋軍結大船千餘碇海中中艦而外舳四周起樓櫓如城橫亘百餘里厓山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膠非乘潮不敢進宏範由山之東引舟轉南入大洋始得逼宋舟經世大典云宋以烏蛋船千隻蟻潛取之船中並皆海民不習戰攻殺靡遺即取烏蛋載草灌油乘風縱火欲焚宋艦宋預以泥塗艦懸水筒無數火船至鈎而沃之竟莫能燬李恒謂宏範曰賊船正當海港宜急攻之恐彼乘潮遁去不能成功且出騎兵斷汲路燒其宮室世傑有甥在宏範軍中二相與畫圖定計

使招之不應

大典云宏範以世傑本其父柔之故卒從柔成紀有罪逃宋因訪其甥韓姓者招之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為主死不可移也

李

恒自廣州至授以戰艦二使守北面將戰或請先用礮宏範曰礮起則舟散吾分追非所利不如戰也乃四分其軍令恒等軍東南北三面宏範自將一軍居西南與宋軍相去里許令曰宋舟東艤厓山潮退必南遁急攻之勿令去聞吾樂作乃戰先麾北軍乘潮出戰不克恒等順潮退樂作宋將以為且宴氣少懈宏範舟師犯其前豫構戰樓於舟尾以布幙障四匝之俾將士負盾而伏令曰聞金聲起戰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幙弓弩火石交發頃刻并破七舟宋臣陸秀夫先沉妻子抱衛王曰官家事急矣遂赴水死從死者十萬餘人嶺海平宏範磨厓山之陽勒石紀功而歸大典云時浮屍蔽海有卒見一屍小而背衣黃衣負印上云詔書之寶遂取寶以獻宏範知為曷也急求之已不得矣入朝陽宴內殿慰勞甚厚未幾瘴癘疾作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中庭面闕再

拜退坐命酒作樂與親故言別出所賜劍甲付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語竟端坐而卒年四十三延祐六年加封淮陽

王謐獻武子珪見宰輔傳

名臣事畧云宏範素敏悟身長七尺修髯如畫初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宏範後至伯顏曰祖宗之初

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雖貴近無所貸爾何敢後宏範徐進曰臨陣未嘗後受賞恥用光何為不可伯顏為之俛首簿錄宋內府金帛都事夾谷之奇與焉既而多所遺失將就考驗宏範曰之奇名工行義有素以官爵家帑保其無私後誣果白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眾賞罰信用則人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素躬行者也

兄宏

畧字仲傑嘗從父鎮杞徙亳權順天萬戶

虞集廟堂碑云順天者故保州以柔故升府後改今名曰保定

征四川憲宗以其幼賜錦衣還鎮李瑄反宋夏貴乘虛北奪亳滕

徐宿邳滄濱七州新蔡符離蘄利津四縣宏畧率戰船遏之澗口

貴退保蘄更發亳軍攻之宋兵焚城宵遁盡復所陷州縣瑄誅追

問當時與瑄通書者獨宏畧書皆勸以忠義事得釋俾解兵柄宿

衛京師及城大都佐父柔為築城總管城成授淮東道宣慰使尋

移江西饒州盜起犯都昌宏畧謂饒非吾屬然與南康止隔一湖

此寇不滅則吾境必有相扇起者乃使人直擣其巢生縛賊首磔

于市令曰不操兵者皆為平民一無所問頃之以疾歸亳有讒貴

臣子在江南買田宅樂而忘歸者詞連宏畧或曰公未嘗在江南

宜入見自辨宏畧曰辨之則言者獲譴矣吾寧稱疾家居後見上

于龍虎臺請曰臣之子玠長矣願備宿衛世祖賜之酒且曰卿年

未老何遽謝事命為河南參政卒追封蔡國公諡忠毅

李恒字德卿其先於彌氏唐末賜姓李世為西夏國主其祖為夏

主之子守兀納刺城太祖經畧河西城陷不屈死子惟中方七歲

求從父死宗王合撒兒留養之從經畧中原有功授淄川達魯花

赤蓋恒父也恒生有異質王妃撫之猶己子中統三年命為尚書

斷事官恒以讓其兄李瑄反恒從惟中棄家入告變瑄怒繫恒闔

門于獄瑄誅得出世祖嘉其忠累授益都淄萊新軍萬戶從伐宋

圍襄陽率本軍築堡萬山扼城西斷其陸路守將呂文煥等以漁舟浮漢水窺伺軍形恒設伏敗之水路亦絕進攻樊城恒以精兵渡漢自南而先登伯顏大會師至陽羅堡宋夏貴遣其子松來逆戰恒先陷陣額中流矢戰益力卒射殺松已從伯顏東下宋將高世傑復窺漢沔仍遣恒還鄂州從阿里海牙至洞庭與世傑戰擒之下岳州進拔沙市宋制置高達以江陵降留恒鎮之恒禁軍士毋得入城侵掠未幾徙駐常德以扼湖南之衝俄有詔分三道出師以恒為左副都元帥從都元帥宋都解史作遜都台出江西開府江州擒宋都統制熊飛遂圍隆興轉運使劉槃請降恒察其詐密為備槃果以銳兵突至恒擊敗之槃始降由撫瑞建昌臨江進攻吉州知州周天驥降遂定虔南廣東經畧徐直諒奉書納所部十四郡前江西制置黃萬石亦以邵武降宋丞相陳宜中及張世傑立益

王昱于福州收集潰兵郡縣蒙傑響應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吳浚合兵十萬期復建昌恒貶之于南豐縣浚走從文天祥於瑞金又破之天祥走汀州遣鎮撫孔道追之併克汀州既而天祥復取汀州兵出興國連破城邑圍贛州或言天祥祖父墓在吉州若遣兵發之勢必下恒曰王師討不服耳豈有發人墳墓之理遂分兵援贛自率精銳至興國天祥走追至空坑獲其妻女擒招討使趙時賞降其眾二十萬宋史云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及二女皆見執趙時賞坐肩輿後眾問為誰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也為之天祥由是得脫奔福州有旨令恒與右丞阿剌罕蓋巽文炳合兵追益王眾議所向皆謂宜趨福建恒曰不可若諸軍皆入閩彼必東窺粵則梅嶺江西非我有矣宜從廣東夾擊眾以為然兵至梅嶺果與宋兵遇敗之乃走

綱州

粵志云綱州屹立海中當南北道乃雷化交錯處帝昺升為翔龍縣

益王昺世傑等復立衛王昺據廣東

恒時為江西參政以張宏範薦特加副都元帥進取英德清遠遂

入廣州世傑等移屯新會縣之崖山時宏範舟師未至恒按兵不
 動分遣諸將畧定梅循諸州會宏範至自漳州發潮陽港直指崖
 山恒率所部戰船急赴世傑集海艦千餘貫以巨索為柵以自固
 恒先斷其汲路勢日蹙諭降不可會潮退水南瀉恒從北順流衝
 擊令諸軍陣于船尾轉船逆行擣其柵索絕世傑猶死戰日午潮
 至水北流宏範復督南軍合擊宋腹背受敵軍潰亂陸秀夫抱衛
 王赴海死獲其符璽印章世傑走死海陵港經世大典云世傑乘間開南壁
 率十六艦奪港門遁恒獨追至
 崖山口被溺之餘尚得海船八
 百餘艘宋承宣使翟國秀就降功成入覲拜中書左承行省荆湖禁掠民為
 奴婢并賑給常德澧辰沅靖五郡之饑者以久留瘴鄉感疾乞解
 軍職命其子散木解襲本軍萬戶後復從鎮南王脫歡征交趾結
 筏渡海奪天長府會盛夏軍中疾作眾議班師蠻兵追襲恒殿後
 且戰且行毒矢貫右膝一卒負而趨至思州毒發卒追封滕國公

養蒙集云
 論武愍

冊曰宋鼎已淪蛟蜃與隣元帥彗掃颶立潮昏崖腥染鏐海
 沸漂丹趙氏塊肉藁葬其間瘴生毒發天道好還

李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生五歲父疾革指德輝謂家人曰吾
 為吏治獄不任苛刻蒙德者眾天或報之是兒其大吾門乎既就
 外傳嗜學貧無以自資輒輟業年十六監酒豐州祿食足供母餘
 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歎曰志士顧安此邪仕不足以匡君福
 民隱不足以悅親善身天地大矣人壽幾何惡可無聞同腐草木
 乃更求明師講習世祖在潛邸用劉秉忠薦使侍皇子講讀世祖
 受京兆分地擇廷臣能理財賦者俾調軍食立從宜府以德輝為
 副使時汪德臣屯重兵數萬於利州扼四川襟喉規進取每苦乏
 興德輝乃募民入粟綿竹散錢幣給鹽券為直陸輓興元水漕嘉

陵未期年而軍儲充羨至元初由太原路總管入爲右三部尚書

名臣事略云人有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德輝曰叔殺之也深竟其獄懸賞購之其家果上變告叔竟以是死

皇子安西王鎮關中奏以德

輝爲輔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假牛種田具與貧民屯田其中歲得粟麥芻藁萬計奉命以王相撫蜀時宋亡惟川蜀久不下宋制置張珪守重慶安撫王立守合州于是分建東西二川行樞密院令合丹濶里吉思領東院攻合州丞相不花與德輝領西院攻重慶德輝至成都各遣使請方畧德輝曰宋已亡矣重慶以彈丸地不降何歸政以公輩利剽掠民不得有其子女懼而不來耳嚮者中使奉璽書來赦公等不能推心置腹反示以詐使彼叛去堅其必死之心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復命非養寇而何況軍政不一行且敗矣未幾瀘州叛重慶圍亦潰詔以德輝行西院副使事復瀘州再圍重慶

尋拔之紹慶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柵皆下而東川樞府猶故將也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德輝乃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使歸以書遺張珪曰天子威德遠播宋室旣亡三宮皆北苟能早自歸誠必取將相與夏呂比且汝之爲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彼之子孫尚舉天下歸我汝猶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終於所事不亦惑哉旣而合州遣李興張郃等偵事成都德輝獲之釋不殺復爲書縱歸使諭其將王立如諭珪者未幾立使興等懷蠟書還成都言李公能自來卽降德輝以從兵數百人馳赴東川先是重慶破珪走涪州自經死至是諸將皆曰公昔爲書招珪誠亦傑矣而竟無功今立乃珪牙校也習狙詐不信是特以計致公延命晷刻耳德輝曰重慶已下合州孤立窮而來歸亦勢所必然吾豈肯擾諸君垂成之功誠懼諸君憤其抗命快心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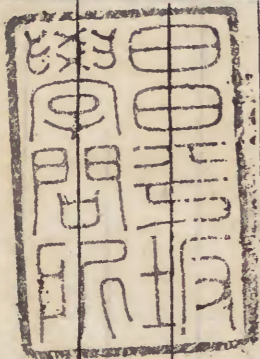
城吾欲爲國活此民耳卽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德輝命立
 權安撫事知合州川蜀盡平旣而東川行院恥無功言立久抗王
 師且嘗指斥憲宗奏請誅立械繫長安獄將殺之會行院都事呂
 或以事至上都白留守賀仁傑爲言於帝而安西王亦具立降附
 本末來上且言東川院臣憤德輝受降之故誣奏誅立帝召樞密
 臣責曰汝等視人命若戲邪今召王立來生則已死則汝等從之
 立至仍命爲合州安撫使遷或四川行省郎中或字伯充河內人官至侍講學士會西
 南爨羅施鬼國旣降復叛詔滇楚四川各出兵合討將壓境德輝
 適被命在播馳驛止三道兵勿進而遣使諭鬼國趣降其長阿察
 素諛德輝名曰是活合州李公邪卽身至播州泣告謂吾屬微公
 來死且不降今願以百萬人民託公事聞詔許其降改鬼國爲順
 元路或譖德輝受鬼國馬千數帝曰是人朕所久知雖一羊不妄

受寧有是邪卒年六十三

姚燧狀云其年王相府罷十一月始至廣平是夜星如斗貫垣外德輝歎曰吾死徵也吾嘗誦馬伏波老當益壯之言而奇曹武惠爲將不殺今得活羅鬼馬革裹屍歸何愧

蠻獩聞計哭之如私親王立自合州衰經率吏民拜哭護喪歸興元至今播州廟祀不絕

冊曰師以戡亂寧恣屠戮心苟好生民自誠服剽掠公行堅其竄伏侃侃數言煌煌照燭雖踰千年起人敬肅



元史類編卷之十九終

文化甲子

